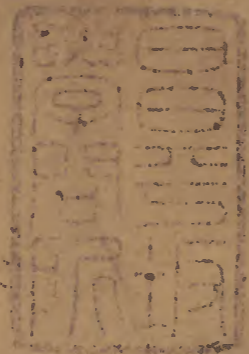


晋史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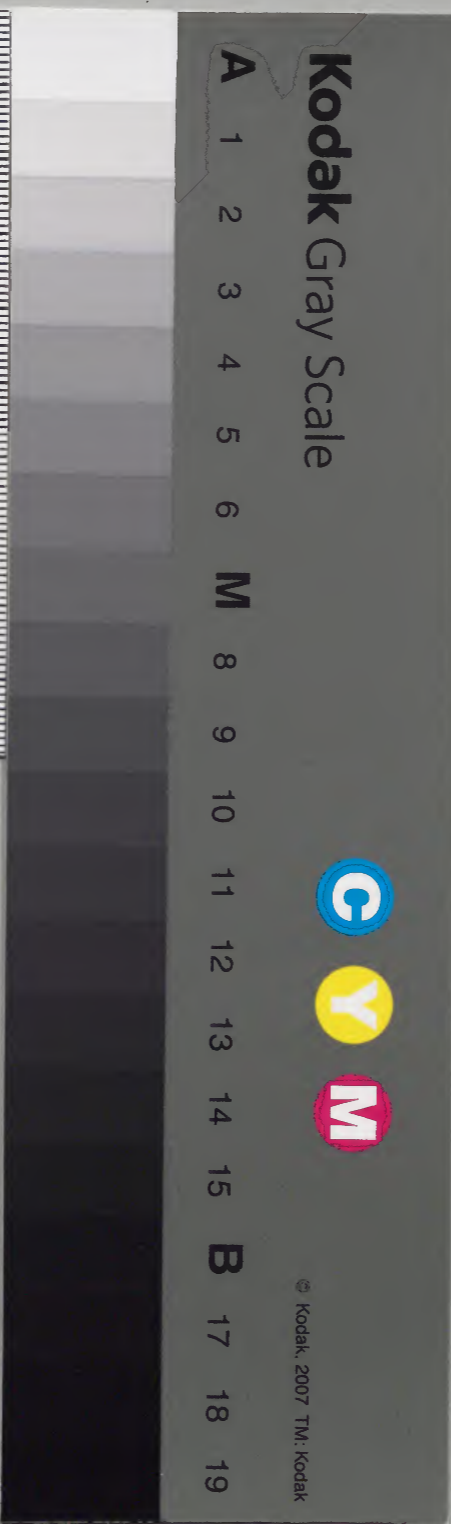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	二	九	類
一	七	五	號
八	二	九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	八	漢	
六	二	書	
函	五		
九	八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25	
冊數	8 (8)		
函號	286	70	

卅三之四





晉史刪卷之三十三

茅國縉刪次

苻洪

子健 健子生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氏人也其先盖有扈之苗裔世為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為氏焉父懷歸部落小帥先是隴右大雨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曰洪好施多權略驍武善騎射屬永嘉之亂乃散千金召英傑之士訪安危變通之術宗人蒲光蒲突遂推洪為盟主石季龍將攻上邽洪請降季龍大

悅委以西方之事冉閔言於季龍曰苻洪雄果其諸子並非常才宜密除之季龍待之愈厚及石遵卽位洪有衆十餘萬時有說洪稱尊號者洪亦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艸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三秦王初季龍以麻秋鎮枹罕冉閔之亂秋歸鄴洪使子雄擊而獲之以秋爲軍師將軍秋說洪西都長安洪深然之旣而秋因宴鳩洪將并其衆世子健收而斬之洪將死謂健曰所以未入關者言中州可指時而定今見困豎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亾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而死年六十六

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羌氏夢大羆而孕之及長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爲石季龍父子所親愛季龍雖外禮苻氏心實忌之乃陰殺其諸兄而不害健也及洪死健嗣位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僞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旣而盡衆西行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入潼關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健執菁手曰事如不捷汝死河東我死河南比及黃泉無相見也自統大衆繼雄而進諸城盡陷三輔略定兵至長安杜洪奔健入而都之永和七年

借稱天王大單于立子萇爲天王皇太子八年健僭
卽皇帝位于是置來賓館于平朔門以懷遠人起靈
臺于杜門與百姓約法三章薄賦卑宮垂心政事優
禮耆老修尚儒學而關右稱來蘇焉新平有長人見
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
中而安泰問姓名弗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
爲妖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屐
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
嘆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赦之
太子萇死立其子生爲太子健寢疾菁勒兵入東宮

將殺苻生自立時生侍健疾菁以健爲死廻攻東掖
門健聞變升端門陳兵衆皆舍杖逃散執菁殺之數
日健死時年三十九在位四年其妻其妻生無
生字長生健第三子也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
一目爲兒童時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
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
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槩不堪鞭捶洪曰汝爲爾
不已吾將以汝爲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
掩其口謂健曰此兒狂勃宜蚤除之不然長大必破
人家健將殺之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至如

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
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長旣死以讖言三年五眼
應符故立爲太子健卒僭卽皇帝位時永和十二年
也僞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於生曰比頻有客
星孛于大角熒惑入於東井於占不出三年國有大
喪大臣戮死願陛下修德以禳之生曰皇后與朕對
臨天下亦足以塞大喪之變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
受遺輔政可謂大臣也於是殺其妻梁氏及太傅毛
貴車騎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未幾又誅侍中丞
相雷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生雖在諒闇游飲自

若荒耽淫虐殺戮無道常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
鋸鑿備置左右饗羣臣于太極前殿飲酣樂奏生親
歌以和之命其尚書令辛牢典勸旣而怒曰何不強
酒猶有坐者引弓射牢而殺之於是百僚大懼無不
引滿昏醉汗服失冠蓬頭僵臥生以爲樂生發三輔
人營渭橋金紫光祿大夫程肱以妨農害時上疏極
諫生怒殺之長安大風發屋拔樹行人顛頓宮中奔
擾或稱賊至宮門書閉五日乃止生推告賊者殺之
剗而出其心左光祿大夫強平極諫生怒以爲妖言
鑿其頂而殺之生下書曰朕受皇天之命君臨萬邦

晉書 卷之三十三
嗣統已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
千而謂刑虐行者比肩未足爲稀方當峻刑極罰復
如朕何時猛獸及狼大暴晝則斷道夜則發屋惟害
人而不食六畜自生立一年獸殺七百餘人百姓苦
之皆聚而邑居遂廢農桑內外兇懼羣臣奏請禳灾
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天豈不予愛群生正
以百姓犯罪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但勿犯罪
何爲怨天而尤人哉生如阿房遇兄與妹俱行者逼
令爲非禮不從生怒殺之又讎羣臣于咸陽故城有
後至者皆斬之有司奏太白犯東井東井秦之分野

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所
怪乎姚襄有衆二萬七千進據黃洛生遣苻黃眉苻
堅鄧羌率步騎萬五千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
鄧羌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于虛發襄頓爲桓温張
平所敗銳氣喪矣今謀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
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襄必忿而出師
可一戰擒也黃眉從之遣羌率騎三千軍于壘門襄
怒盡銳出戰羌僞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于三原羌
迴騎距襄俄而黃眉與堅至大戰斬之盡俘其衆黃
眉等振旅而歸黃眉雖有大功生每於衆中辱之黃

眉怒謀殺生自立事發伏誅初生夢大魚食蒲又長
安諶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
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時爲龍驤將軍第在洛門
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諶夢之故誅其侍中太師錄尚
書事魚遵及其七子十孫時又諶曰百里望空城鬱
鬱何青青瞻兒不知法仰不見天星于是悉壞諸空
城以禳之生凶暴嗜酒連月昏醉左右或言陛下聖
明宰世天下惟歌太平生曰媚於我也引而斬之或
言陛下刑罰微過曰汝謗我也亦斬之所幸妻妾小
有忤旨便殺之流其尸於渭水又遣宮人與男子裸

交於殿前生剥牛羊驢馬活鴨鷄豚鵝三五十爲羣
放之殿中或剥死囚面皮令其歌舞引羣臣觀之以
爲嬉樂宗室勳舊親戚忠良殺害略盡王公在位者
悉以疾告歸人情危駭道路以目旣自有目疾其所
諱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
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至于截脛剝胎拉脅鋸
頸者動有千數太史令康權言于生曰昨夜三月並
出孛星入於太微遂入于東井兼自去月上旬沉陰
不用迄至於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深願陛下修德
以消之生怒以爲妖言撲而殺之生夜對侍婢曰阿

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是夜清河王苻法夢神告之曰旦將禍集汝門惟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乃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苻堅與呂婆樓率麾下三百餘人鼓噪繼進宿衛將士皆捨杖歸堅生猶昏昧未寤殺之生臨死猶飲酒數斗昏醉無所知矣時年二十三在位二年

苻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也少善兵書而多謀略好施下士便弓馬有政術健僭位為佐命元勳權侔人主而謙恭奉法健常曰元才吾姬旦也及卒健哭之歐血曰天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奪元才之速也子堅

苻堅

王猛

苻融

苻朗

苻堅字永固雄之子也其母苟氏嘗遊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焉有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艸付臣又土王咸陽臂垂過膝目有紫光祖洪奇而愛之名曰堅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於此不畏司隸縛邪堅曰司隸縛罪人不縛小兒戲也統謂左右曰此兒有伯王之相左右怪之統曰非爾所及也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為龍驤將軍

健翌日爲壇於曲沃以授之健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爲神明所命可不勉之堅性至孝博學多才藝要結英豪有經濟大志王猛呂婆樓強汪梁平老等並有王佐之才爲其羽翼太原薛讚略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及苻生嗣僞位殘虐無度堅遂弑生以僞位讓其兄法法自以庶孽不敢當乃以生平元年僭稱大秦天王改元曰永興以子宏爲皇太子兄法爲丞相錄尚書封弟融爲陽平公雙河南公子丕長樂公暉平原公熙廣平公叡鉅鹿公堅母以法長而賢又得衆心懼終爲變遣殺之堅性仁友

與法訣於東堂慟哭嘔血謚曰哀封其子陽爲東海公堅自臨晉登龍門顧謂其群臣曰美哉山河之固權翼薛讚對曰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深願陛下追蹤唐虞懷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是秋大旱堅減膳徹懸金玉綺繡皆散之戎士後宮悉去羅紈衣不曳地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與境內休息王猛親寵愈密朝政莫不由之特進樊世氏豪也有大勳於苻氏負氣倨傲衆辱猛曰吾輩與先帝共興事業而不預時權君無汗馬之勞何敢專管大任是爲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猛曰方當使君爲宰

夫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城門不爾者終不處於世也猛言之於堅堅怒曰必須殺此老氏然後百僚可整俄而世人言事堅謂猛曰吾欲以楊壁尚主壁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楊壁臣之婿也陛下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讓世曰陛下帝有四海而君敢競婿是爲二天子世怒起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發怒命斬之自是公卿以下無不憚猛改元甘露以王猛爲中書令京兆尹其中丞鄧羗性鯁直不撓與猛協規齊志數旬之間貴戚豪強誅死者二十餘人於是百僚震肅豪右屏氣路不

拾遺風化大行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爲尊也堅僭位五年鳳皇集於東闕大赦其境內初堅之將爲赦也與王猛苻融密議於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爲赦文猛融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於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也於是勅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諺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爲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

其此之謂也堅廣脩學宮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孫並遣受業堅親臨太學考其優劣其有學爲通儒才堪幹事清脩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于是人思勸勵號稱多士盜賊止息請託路絕田疇脩闕帑藏充盈典章法物靡不悉備太和四年晉大司馬桓溫伐慕容暉次於枋頭暉衆屢敗遣使乞師于堅請割武牢以西之地堅亦欲與暉連橫乃遣其將苟池等救暉王師尋敗引歸是時慕容垂避害奔于堅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人之傑也蛟龍猛獸非可馴之物不如除之堅曰吾方以義致英

豪且其初至吾告之至誠今而害之人將謂我何王師旣旋慕容暉悔割武牢之地遣使謂堅曰頃者割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分災救患理之常也堅大怒遣王猛與梁成鄧羌率步騎三萬畧慕容垂爲冠軍將軍以爲鄉導攻慕容筑於洛陽大破之太和五年又遣猛率楊安張蚝鄧羌等率步騎六萬伐暉堅親送猛于霸東謂曰今授卿精兵委以重任可從壺關上黨出潞州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躬自率衆以繼卿後猛曰臣籍宗廟之靈稟陛下神筭殘胡不足平不煩鑿軫冒犯霜露但速勅有司部置鮮卑之所

堅大悅於是進師上黨所經郡縣皆降于猛曄遣其
太傅慕容評率衆四十餘萬以拒猛評憚猛不敢進
屯於潞川猛進師與評相持

猛遣將軍徐成規燕軍形要期以日中及昏而

返猛怒將斬之鄧羌請之曰今賊衆我寡詰朝將戰成大將也宜且宥之猛曰若不殺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羌之郡將也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效戰以贖之猛弗聽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問其故羌曰受詔討遠賊今有近賊自相殺欲先除之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成既免羌詣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于郡將尚爾况國家乎吾不復憂賊矣

于是遣銳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傍山起火燒其輜重火見
鄴中曄曄遣使讓評催之速戰猛知評賣水鬻薪有
可乘之會評又求戰乃陣於渭原而誓衆曰王景略

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軍深入賊地願戮力行
間以報恩顧受爵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
乎衆皆勇奮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評師之衆也
惡之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成敗之
機在斯一舉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爲憂猛
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
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之羌寢而弗應猛馳就許
之羌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
評軍出入數四傍若無人舉旗斬將殺傷甚衆及日
中評衆大敗俘斬五萬有餘乘勝追擊又降斬十萬

於是進師圍鄴堅聞之留太子宏守長安以苻融鎮洛陽躬率精銳十萬向鄴七日而至於安陽過舊閭引諸耆老語及祖父之事泫然流涕乃停信宿猛潛至安陽迎堅堅謂之曰昔亞夫不出軍迎漢文將軍何以臨敵而棄衆也猛曰臣每覽亞夫之事常謂前却人主以此而爲名竊未多之臣奉陛下神筭擊岳亾之虜若摧枯拉朽何足慮也監國冲幼鑿駕遠臨脫有不虞其如宗廟何堅遂攻鄴陷之慕容暉出奔高陽堅將郭慶執而送之堅入鄴宮閱其名籍凡郡百五十七縣一千五百七十九諸州郡牧守及六夷

渠帥盡降于堅堅散暉宮人珍寶以賜將士以持節鎮鄴赦慕容暉及其王公已下皆徙于長安堅嘗狩于西山樂而忘反伶人王洛叩馬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故文帝馳車袁公止轡孝武好田相如獻規陛下爲百姓父母蒼生所繫何可盤於游田以玷聖德若禍起須臾變在不測者其如宗廟何其如太后何堅曰善昔文公悟愆于虞人朕聞罪于王洛吾過也自是遂不復獵堅聞桓温廢海西公也謂群臣曰温前敗霸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間再傾國師六十歲公舉動如此不能思

晉書 卷之三十三
愆免退以謝百姓方廢君以自悅將如四海何諺云
怒其室而作色於父者其桓溫之謂乎自永嘉之亂
庠序無聞及堅之僭學校漸興關隴清晏百姓豐樂
自長安至於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
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
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英彥雲集誨我萌黎以
王猛爲丞相以苻融代猛爲冀州牧融將發堅祖於
霸東堅母苟氏以融少子甚愛之比發三至灞上其
夕又竊如融所內外莫知是夜堅寢於前殿太史令
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閹寺不

見后妃移動之象堅推問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
不遠遂重星官王猛至長安加都督中外諸軍事彗
星出於尾箕長十餘丈經太微掃東井太史令張孟
言于堅彗起尾箕而埽東井此燕滅秦之象因勸堅
誅慕容暉及其子弟堅不納更以暉爲尚書垂爲京
兆尹冲爲平陽太守苻融聞之上疏切諫堅報之曰
朕將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夫天道助順脩
德則禳災苟求諸已何懼外患時有人於堅明光殿
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
俄而不見秘書監朱彤等因請誅鮮卑堅不從及王

晉書 卷之三十三
猛卒堅置聽訟觀於未央之南遣其武衛苟萇中書
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率騎十三萬伐張天錫於
姑臧天錫率中軍三萬次金昌又遣司兵趙充哲爲
前鋒率勁勇五萬與萇等戰於赤岸哲大敗天錫愍
而奔還萇至姑臧天錫降於軍門萇送之長安封歸
義侯初萇等將征天錫堅爲其立第於長安至是居
之堅旣平涼州又遣其安北將軍苻洛率幽州兵十
萬討代王涉翼犍犍戰敗遁於弱水其子翼圭縛父
請降堅以翼犍荒俗未叅仁義令入太學習禮以翼
圭執父不孝遷之於蜀堅嘗之太學召涉翼犍問曰

中國以學養性而人壽考漠北噉牛羊而人不壽何
也翼犍不能答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鄭白故事
發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三萬人開涇水上
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岡鹵之田百姓賴其利
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堅
曰吾思漢文之返千里馬咨嗟美詠今所獻馬其悉
返之庶克念前王髣髴古人矣乃命群臣作止馬詩
而遣之時苻丕父圍晉南中郎將朱序于襄陽御史
中丞李柔劾丕以師老無功請徵下廷尉堅曰不等
費廣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淹時不可虛返其特原

晉書 卷之三十三 十四
之令以功成贖罪因遣黃門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
仍賜以劔曰來春不捷者汝可自殺不足復持面見
吾也不大憊促圍攻之遂陷襄陽執朱序送於長安
署爲度支尚書又以苻洛鎮成都命從伊闕自襄陽
溯漢而上洛健之兄子也雄勇多力而猛氣絕人堅
深忌之故常爲邊牧及是遷也恚怒謀於衆曰孤帝
室至親主上不能以將相任孤常擯孤於外旣投之
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伏計沈孤於漢水矣爲
宜束手就命爲追晉陽之事以匡社稷邪諸君意如
何其治中平顏安陳祥瑞勸洛舉兵洛因攘袂大言

曰孤計決矣沮謀者斬於是自稱秦王率衆七萬發
和龍將圖長安於是關中騷動盜賊並起堅遣使數
之曰天下未一家兄弟匪他何爲而反可還和龍當
以幽州永爲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
褊阨不足容萬乘須還王咸陽以承高祖之業堅大
怒以苻融爲大都督授之節度使徑襲和龍海行四
百餘里與洛戰於中山大敗之執洛送於長安堅徙
洛於涼州洛旣平堅以關東地廣人殷思所以鎮靜
之引其羣臣于東堂議曰凡我族類支胤彌繁今欲
分三原九嶼武都汧雍十五萬戶於諸方要鎮不忘

晉史冊 卷之三十三 十五
舊德爲磐石之宗於諸君之意如何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社稷之利也于是分四帥子弟三千戶以配苻丕鎮鄴如世封諸侯堅送丕於灞上流涕而別識者以爲喪亂流離之象於是以石越鎮龍城韓胤鎮平城梁譙鎮薊城毛興鎮枹罕王騰鎮晉陽各配支戶三千苻暉鎮洛陽苻敷鎮蒲坂先是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有八卦文堅命太卜池養之食以粟及此而死藏其骨於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隕命秦庭又有入夢中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亡國

之徵也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於正殿以朝群臣尚書郎裴元略諫堅大悅命去珠簾以元略爲諫議大夫太元七年堅饗群臣於前殿樂奏賦詩秦州別駕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虛行因擢爲上第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事洩堅問反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仇而况臣乎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勲而臣不免貧餒所以圖富也堅流

涕謂陽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
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爲田不聞爲卿求位知子
莫若父何斯言之徵也皆赦不誅堅銳意入寇引群
臣會議曰吾統承大業垂三十載芟夷逋穢四方略
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嘗不
臨食輟哺今略計兵杖精卒可九十七萬吾將躬先
啓行薄伐南裔於諸卿意何如秘書監朱彤曰陛下
應天順時恭行天罰必有征無戰然後廻駕岱宗告
成封禪起白雲於中壇受萬歲於中嶽終古一時書
契未有堅大悅曰吾之志也左僕射權翼進曰臣以

爲晉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
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廻師止旆三仁誅放然
後奮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和睦上下
同心謝安桓冲江左偉才可謂晉有人焉未可圖也
堅默然久之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對
曰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且晉有長江之險無
昏貳之釁臣愚以爲利用修德未宜動師堅曰吾聞
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昔吳孫皓
因三代之業龍驤一呼君臣面縛雖有長江其能固
乎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群臣各有異同庭

議曰久之堅曰所謂築室於道沮計萬端吾當內斷於心矣羣臣出獨留苻融堅曰自古大事定策者一兩人而已群議紛紜徒亂人心吾當與汝決之融曰歲鎮在斗牛吳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數戰兵疲有憚敵之意不可以伐三也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吾雖未稱令主亦不爲闇劣以累捷之威擊垂亾之寇何不克之有乎吾終不以賊遺子孫爲宗廟社稷之憂也

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有風塵之變者其如宗廟何臣智識愚淺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孔明其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游于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輦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謁虞陵於疑嶺瞻禹穴於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端拱而化與堯舜比隆何爲櫛風沐雨蒙塵野次乎且東南地下氣癘虞舜遊而不返大禹適而弗歸何足以上勞神駕下困蒼生若鸞駕必欲親動不願遠涉江

淮可暫幸洛陽明授勝略堅不納先是群臣以堅信重道安謂安曰主上欲有事於東南公何不爲蒼生致一言也故安因此而諫苻融及尚書原紹石越等上書面諫前後數十堅終不從堅少子中山公詵有寵於堅又諫曰臣聞季良在隨楚人憚之宮竒在虞晉不闕兵國有人焉故也今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冲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國有大謀孺子言焉將爲戮也冠軍慕容垂言於堅曰臣聞小不敵大弱不御強况大秦之應苻陛下之聖武強兵百萬韓白盈朝而令司馬氏偷魂

假號以賊虜遺子孫哉詩云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昔晉武之平吳也言可者張杜數賢而已若採群臣之言豈能建百世之功堅大悅曰與吾定天下者其惟卿耳賜帛五百匹晉車騎將軍桓冲率衆十萬攻襄陽堅大怒下書悉發諸州公私馬人十丁遣一兵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下書期克捷之日以帝爲尚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尚書桓冲爲侍中並立第以待之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遣征南苻融驃騎張蚝撫軍苻方衛軍梁

成平南慕容暉冠軍慕容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旗鼓相望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融等攻陷壽春垂攻陷項城梁成率衆五萬屯于洛澗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萬相繼距融去洛澗二十五里憚成不進龍驤將軍胡彬先保碇石爲融所逼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見大將軍融軍人獲而送之融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

懼其越逸堅大悅捨大軍于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故石等弗知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壘克之斬成士卒死者萬五千謝石等遂水陸繼進堅與苻融登城而望王帥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艸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也何謂少乎憚然有懼色堅遣其尚書朱序說石等以衆盛欲脅而降之序謂石曰若秦百萬之衆皆至則莫可敵也及其衆軍未集宜在速戰若挫其前鋒可以得志石聞堅在壽春也懼謀不戰以疲之謝琰勸從序

晉書 卷之三十三
言遣使請戰許之堅列陣逼肥水王師不得渡遣使
謂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
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
不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
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
大敗王師乘勝追擊至于青岡死者相枕堅爲流矢
所中單騎遁還於淮北飢甚人有進壺飧豚髀者堅
食之大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命賜帛十匹辭
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而見困豫且陛下蒙塵之
難豈自天乎且妄施不爲惠妄受不爲忠陛下臣之

父母也安有子養而求報哉弗顧而退堅大慙顧謂
其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邪
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潸然流涕而去聞風聲鶴唳
皆謂晉師之至其僕射張天錫尚書朱序等皆歸順
初諺言堅不出項群臣勸堅停項爲六軍聲鎮堅不
從故敗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
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堅收離
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威儀軍容粗備未及
關而垂有貳志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堅許之
權翼固諫以爲不可堅不從堅至自淮南次於長安

之行宮哭苻融而後入告罪于其太廟衛軍從事中郎丁靈翟斌反於河南長樂公苻丕遣慕容垂及苻飛龍討之垂南結丁零殺飛龍盡坑其衆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以攻鄴城慕容暉弟泓聞垂攻鄴亡命東奔收鮮卑數千還屯華陰慕容暉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於外堅遣騎擊之爲泓所敗泓衆遂盛自稱濟北王推叔父垂爲吳王堅以廣平公苻熙鎮蒲坂徵苻敷爲大將軍以竇衝爲長史姚萇爲司馬討泓于華澤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進攻蒲坂堅命竇衝討之苻敷勇果輕敵泓聞其至也懼率

衆將奔關東敵馳兵要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出關不可遏也敷弗從戰于華澤敵敗績被殺堅大怒萇懼誅遂叛竇衝擊慕容冲于河東大破之冲率騎八千奔于泓軍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堅曰秦爲無道滅我社稷今秦師傾敗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還返鄴都與秦以武牢爲界分王天下永爲隣好堅大怒召慕容暉責之曰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殆不可以國士期也暉叩頭流血泣涕陳謝堅久之曰此自二豎之罪非卿之過復其位待之如

初命暉以書招喻垂及泓冲而暉密遣使者謂泓曰
吾既籠中之人必無還理且吾燕之罪人也不足復
顧勉建大業以興復爲務聽吾死問汝便卽尊位泓
于是進向長安改年曰燕興堅率步騎二萬討姚萇
于北地使護軍楊壁游騎二千斷其奔路萇軍渴甚
有死者俄而降雨於萇營營中水三尺周營百步之
外寸餘而已於是萇軍大振堅方食去按怒曰天其
無心何故降澤賊營萇又東引慕容泓爲援泓謀臣
高蓋宿勤崇等以泓德望後冲且持法苛峻乃殺泓
立冲爲皇太弟承制行事堅聞慕容冲攻長安引師

而歸使苻暉距冲河間暉師敗績冲遂據阿房城初
堅之滅燕冲姊爲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
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
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
宮又謠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堅以鳳凰非梧桐不栖
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十萬株於阿房城以待之
冲小字鳳凰至是終爲堅賊入止阿房城焉冲進逼
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哉遣使以錦袍
遺冲稱詔曰朕於卿恩分如何而一朝忽爲此冲命
詹事答之稱皇太弟有令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

晉書

卷之三十三

苻堅

三

晉書 卷之三十三
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自當寬貸以酬曩好
終不使既往之施獨美于前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
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于此苻不在鄴糧竭馬
無草創草木而食之會丁零叛慕容垂垂引師去鄴
始具西問知苻敵等喪敗長安危逼乃遣從弟就請
救於謝玄堅遣鴻臚郝稚徵處士王嘉于到獸山既
至堅每日召嘉與道安於外殿動靖諮問之慕容暉
入見東堂稽首謝曰弟冲孤背國恩臣罪應萬死陛
下垂天地之容臣蒙更生之惠臣二子昨婚明當三
日欲暫屈鑾駕幸臣私第堅許之暉出嘉曰椎蘆作

蘆葦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堅與群臣莫之
能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時鮮卑在城者猶有千餘
人暉密與之結謀伏兵請堅因而殺之事覺堅乃誅
暉父子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及婦女皆殺之
慕容垂復圍鄴城朝遣劉牢之等率衆二萬水陸運
漕救鄴時長安大飢人相食慕容冲僭稱尊號於阿
房改年更始堅與冲戰各有勝負苻暉屢爲冲所敗
堅讓之曰汝吾之子也擁大衆屢爲白虜小兒所摧
何用生爲暉憤恚自殺堅復遣領軍楊定率精騎擊
冲大敗之俘掠鮮卑萬餘而還堅怒悉坑之定果勇

善戰冲深憚之鄴中飢甚丕率鄴城之衆就晉穀于
枋頭劉牢之入屯鄴城慕容垂軍人飢甚多奔中山
幽冀人相食初關東謠曰幽州缺生當滅若不滅百
姓絕缺垂之本名與丕相持經年百姓幾絕先是姚
萇攻新平新平太守苟輔將降之郡人遠西太守馮
傑等諫曰天下喪亂忠臣乃見昔田單守一城而存
齊今秦之所有猶連州累鎮臣子之於君父死而後
已豈宜貳哉輔大悅于是憑城固守斬獲萬計至是
糧竭矢盡外救不至萇遣使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
下豈仇忠臣乎卿但率見衆男女還長安吾須此城

置鎮輔以爲然率男女萬五千口出城萇圍而坑之
男女無遺初石季龍末清河崔悅爲新平相爲郡人
所殺悅子液後仕堅爲尚書郎自表父仇不同天地
請還冀州堅愍之禁錮新平人缺其城角以耻之新
平酋望深以爲慙故相率距萇以立忠義時長安雖
危逼馮翊諸堡壁猶有負糧冒難而至者多爲賊所
殺三輔人爲冲所略者遣使告堅請放火以爲內應
堅曰哀諸卿忠臣何復已已但時運圯喪恐無益於
國空使諸卿坐自夷滅吾所不忍且吾精兵若獸利
器如霜而劔於烏合疲鈍之賊豈非天也宜善思之

晉書 卷之三十三
衆固請曰臣等投身爲國沒無遺恨堅遣騎七百應之而冲營放火者爲風焰所燒其能免者十有一二堅深痛之身爲設祭而招之歔歔流涕悲不自勝衆咸相謂曰至尊慈息如此吾等有死無移冲毒暴關中人皆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烟先是謠曰堅入五將山長得堅大信之告其太子宏曰脫如此言天或導予于是付宏以後事將中山公詵張夫人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宏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百寮逃散慕容冲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堅之分氏戶於諸鎮

也趙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畱鮮卑一旦綏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納至是整言驗矣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獨侍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堅以歸新平幽之別室萇求傳國璽于堅堅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又遣尹緯說堅求爲堯舜禪代之事堅責緯曰禪代者聖賢之事姚萇叛賊奈何擬之萇乃縊堅于新平佛寺時年四十八中山公詵及張夫人並自殺是歲太元

晉書卷之三十三
十年也宏之奔也假道歸順朝廷處宏于江州歷位
輔國將軍義熙初以謀叛被誅初堅強盛之時國有
童謠云河水清復清苻詔死新城堅聞而惡之每征
伐戒軍候云地有名新者避之時又童謠云阿堅連
牽三十年若後欲敗當在江淮間堅在位二十七年
因壽春之敗其國大亂後二年竟死于新平佛寺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于魏郡少貧賤以鬻舂
爲業嘗貨舂于洛陽有一人貴買其舂而云無直自
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
覺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床而坐左

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
也乃十倍償舂直遣人送之猛旣出顧視乃嵩高山
也猛瓌姿儁偉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
事不干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略不與交通是以浮華
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得以屑意少游于鄴
都時人罕能識也惟徐統見而竒之召爲功曹遁而
不應遂隱于華陰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歛翼
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温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
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温察而異之問曰
吾奉天子之命杖義討逆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

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霸水百姓未見公心所以不至温默然無以酬之温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桓温豈並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爲遠乎猛乃止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僭位累遷尚書左僕射司隸校尉居中宿衛時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内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後率諸軍討慕容暉軍禁嚴明師無私犯猛之未至鄴也劫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燕人安之進封清河郡侯留鎮冀州俄入爲丞

相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螭蟠布衣朕龍潛弱冠朕竒卿于暫見儼卿爲卧龍卿亦異朕於一言迴考槃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千載之會雖傳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自卿輔政幾將二紀朕且欲從容於上望卿勞心於下弘濟之務非卿而誰遂不許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脩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耻於是兵強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堅常勅其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廣平麻思流寄關右因母亾歸葬請還冀州猛謂

晉書卷之三十三
思曰便可速裝是暮已符鄉發遣及始出關郡縣已
被符管攝其令行禁整事無流滯皆此類也性剛明
清肅於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報
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及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
稷分遣侍臣禱河嶽諸祀猛疾小瘳大赦其境內殊
死已下及疾篤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
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隣國之寶也臣沒之後
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
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比
歛三臨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

吾景略之速也謚曰武侯朝野巷哭三日 苻融字
博休堅之季弟也岐嶷夙成弱冠有台輔之望堅僭
號拜侍中融聰辨明慧談玄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
耳聞則誦過目不忘時人擬之王粲旅力雄勇騎射
擊刺百夫之敵銓綜內外刑政脩理進才理滯王景
略之流也尤善斷獄奸無所容後爲司隸校尉京兆
人董豐遊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
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
察而異之間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不豐曰
初將發夜夢咫尺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

晉史冊 卷之三十三 三五
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水下馬左
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爲不祥問之筮者
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旣至妻爲具沐夜授
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旣乃自沐枕枕而寢
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水馬爲離夢乘馬南渡旋
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
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
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檢獲
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豐期以新沐
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在冀州有老母遇劫於路

母揚聲唱盜行人爲母逐之旣擒劫者劫者返誣行
人爲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
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
盜旣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
人其伏奸摘伏皆此類也所在盜賊止息路不拾遺
徵拜錄尚書事融善謀略好施愛士專方征伐必有
殊功堅旣有意荆揚時慕容垂姚萇等常說堅以平
吳封禪之事堅謂江東可平寢不暇旦融每諫曰知
足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且國家戎族
也正朔不歸江東雖不絕如縑然天之所相終不可

滅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大運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爲中國之所并吾將任汝以天下之事奈何事事折吾沮壞大謀汝尚如此况於衆乎堅之將入寇也融又切諫曰陛下聽信鮮卑羌虜諂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口之說臣恐非但無成亦大事去矣垂萇皆我之仇敵思聞風塵之變冀因之以逞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弟希關軍旅苟說佞諂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堅弗納及淮南之敗垂萇之叛堅悼恨彌深 苻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

達神氣爽邁幼懷遠操不屑時榮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徵拜青州刺史後遣使詣謝玄求降玄表朗許之詔加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雋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爲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於弟故朗云然汰悵然自失其忤物侮人皆此類也謝安常設讌請之朝士盈坐並杌褥壺席朗每事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旣唾而舍出頃復如之坐者以爲不及之遠也善識味醎酢及

肉皆別所由會稽王司馬道子爲朗設盛饌及江左
精飭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
小生耳旣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鷄以食之旣進
朗曰此鷄栖恒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
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之差時人咸以爲知味
後王國寶譖而殺之臨刑志色自若爲詩曰四大起
何因聚散無窮已旣適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乘
和暢未覺有終始如何箕山夫奄焉處東市曠此百
年期遠同嵇叔子命也歸自天委化任冥紀著苻子
數十篇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

苻丕 苻登

徐嵩附

苻丕字永叔堅之長庶子也少而聰慧好學博踪經
史堅與言將略嘉之命鄧羗教以兵法文武才幹亞
于苻融爲將善收士卒情出鎮于鄴東夏安之堅敗
歸長安丕爲慕容垂所逼自鄴奔枋頭堅之死也不
復入鄴城將收兵趙魏西赴長安會幽州刺史王永
平州刺史苻冲率衆三萬進屯壺關遣使招丕丕乃
去鄴率男女六萬餘口進如路川驃騎張蚝并州刺
史王騰迎之入據晉陽始知堅死問舉哀于晉陽三
軍縞素王永留苻冲守壺關率騎一萬會丕勸稱尊

號不從之乃以太元十年僭卽皇帝位改元太安置
百官堅尚書令魏昌公苻纂自關中來奔拜太尉進
封東海王於是王永宣檄州郡曰大行皇帝棄背萬
國四海無主征東大將軍長樂公先帝元子聖武自
天受命荆南威振衡海分陝東都道被夷夏仁澤光
于宇宙德聲侔于下武永與司空蚝等謹順天人之
望奉公紹承大統銜哀卽事栖谷總戎枕戈待旦志
雪大耻慕容垂爲封豕于關東泓冲繼凶于京邑致
乘輿播越宗社淪傾羗賊姚萇我之牧士乘釁滔天
親行大逆永累葉受恩世荷將相不與驪山之戎榮

澤之狄共戴皇天同履后土諸牧伯公侯或宛沛宗
臣或四七勳舊豈忍捨破國之醜豎縱弒君之逆賊
乎主上飛龍九五實協天心永謹奉乘輿恭行天罰
君臣終始之義在三志軀之誠戮力同之以建晉鄭
之美於是天水羌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宴
京兆杜敏等咸承檄起兵各有衆數萬丕皆就拜將
軍郡守時枹罕諸氏以衛平年老不可以成事業議
廢之而憚其宗彊連日不決氏有啖青者謂諸將曰
大事宜定東討姚萇不可沉吟猶豫一旦事發反爲
人害諸軍但請衛公會集衆將青爲諸軍決之衆以

爲然於是大饗諸將青抽劍而前曰今天下大亂豺
狼塞路非賢明之主莫可濟艱難也衛公朽毫不足
以成大事宜反初服以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王室
疎屬而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諸軍若有不
同者便下異議乃奮劍攘袂將斬貳已者衆皆從之
莫敢仰視於是推登爲帥遣使於丕請命丕以登爲
征西大將軍南安王持節丕留王騰守晉陽楊輔成
壺關率衆四萬進據平陽慕容永以丕至平陽恐不
自固遣使求假道還東丕弗許遣王永及苻纂攻之
戰於襄陵王永大敗死之初苻纂之奔丕也部下壯

士三千餘人不猜而忌之及永之敗懼爲纂所殺率
騎數千南奔東垣晉揚威將軍馮該自陝要擊敗之
斬丕首執其太子寧長樂王壽送於京師朝廷赦而
不誅歸之於苻宏不在位二年而敗 登字文高堅
之族孫也少而雄勇有壯氣麤險不脩細行故堅弗
之竒也長而折節謹厚頗覽書傳度量不群好爲竒
略登旣代衛平遂專統征伐是時歲旱衆飢道殣相
望登每戰殺賊名爲熟食謂軍人曰汝等朝戰暮便
飽肉何憂於飢士衆從之噉死人肉輒飽健能鬪及
丕敗丕尚書寇遺奉丕子渤海王懿濟北王昶自杏

晉書卷之三十三
城奔登登乃具丕死問於是爲丕發喪行服三軍縞
素登請立懿爲主衆咸曰渤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
在幼冲未堪多難國亂而立長君春秋之義也登於
是以太元十一年僭卽皇帝位改元曰太初立堅神
主於軍中載以輜輶羽葆青蓋武賁三百以衛之將
戰必告繕甲纂兵刻鉞鎧爲死休字示以戰死爲志
每戰以長稍鉤刃爲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
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敗也堅中壘將
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衆五千據險築堡以自
固而受姚萇官爵及萇之害堅嵩等以王禮葬堅於

二堡之間至是各率衆降登登復改葬堅以天子之
禮又僭立其妻毛氏爲皇后弟懿爲皇太弟遣使拜
苻纂爲魯王纂弟師奴爲朔方公纂怒謂使者曰渤
海王世祖之孫先帝之子南安王何由不立而自尊
乎纂長史王旅諫曰南安已立理無中改賊虜未平
不可宗室之中自爲仇敵願太王遠蹤光武推聖公
之義梟二虜之後徐更圖之纂乃受命於是登率衆
下隴入朝那姚萇據武都相持累戰互有勝負登軍
中大飢收蕞以供兵士姚萇退還安定登就食新平
畱其大軍于胡空堡率騎萬餘圍萇營四面大哭哀

聲動人甚惡之乃命三軍哭以應登登乃引退萇以
登頻戰輒勝謂堅有神驗亦於軍中立堅神主請曰
臣兄襄勅臣復讐新平之禍臣行兄之命非臣罪也
苻登陛下末族尚欲復讐臣敢忘其兄乎且陛下假
臣以龍驤建業臣敢忘前言邪今爲陛下立象勿許
臣過登升樓謂萇曰自古及今安有弑君而反立象
請福望有益乎大呼曰弑君賊姚萇來吾與汝決之
何爲枉害無辜萇憚而不應萇自立堅象戰未有利
軍中每夜驚恐乃嚴鼓斬象首以送登萇連戰屢敗
乃遣其中軍姚崇襲大界登引師要之大敗崇于安

丘俘斬二萬五千進攻萇將吳忠唐匡于平涼尅之
登進據苟頭原以逼安定萇率騎二萬夜襲大界營
陷之殺登妻毛氏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去登收合
餘兵退據胡空堡萇密遣其將任瓮宗度詐爲內應
遣使招登許開門納之登以爲然雷惡地馳謂登曰
姚萇多計略深宜詳思登乃止萇聞惡地之詣登也
謂諸將曰此羌多姦智今其詣登事必無成登聞萇
懸門以待之大驚謂左右曰雷征東其殆聖乎微此
公朕幾爲豎子所誤馮翊郭質起兵廣鄉以應登宣
檄三輔曰義感君子利動小人吾等生逢先帝堯舜

之化累世受恩非常伯納言之子卽卿校牧守之胤
而可坐視豺狼忍害君父裸尸薦棘痛結幽泉山陵
無松隧之兆靈主無清廟之頌雖茹荼之苦銜蓼之
辛何以諭之姚萇窮凶肆害毒被人神而敢妄竊重
名厚顏瞬息皇天絕之假手忠節凡百君子皆夙漸
神化有懷義方含耻而存孰若蹈道而沒乎衆咸然
之唯鄭縣人苟曜不從聚衆數千應姚萇登渡渭水
進據曲牢苟曜有衆一萬據逆方堡密應登登次于
馬頭原萇率騎來距大戰敗之斬其尚書吳忠進攻
新平萇率衆救之登引退復攻安定爲萇所敗據路

承堡時萇疾病登聞之秣馬厲兵進逼安定萇疾小
瘳夜引軍過登營三十餘里以躡登後旦而候人告
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此爲何人去令我
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
世何其厄哉遂罷師還雍萇死登聞之喜曰姚興小
兒吾將折杖以笞之於是大赦盡衆而東自甘泉向
關中從六陌趣廢橋興將尹緯據橋以待之登爭水
不得衆渴死者十二三與緯大戰爲緯所敗其夜衆
潰登單馬奔平涼收集遺衆入馬毛山興率衆攻之
登遣子汝陰王宗質于隴西鮮卑乞伏乾歸結婚請

晉史冊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一
援乾歸遣騎二萬救登登引軍出迎與與戰于山南
爲興所敗登被殺在位九年時年五十二始健以穆
帝永和七年僭立至登五世凡四十有四歲以孝武
帝太元十九年滅 徐嵩字元高苻堅時舉賢良遷
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法者嵩一皆考竟請託路絕堅
甚奇之謂其叔父成曰人爲長吏故當應爾此年少
落落有端貳之才遷守始平郡甚有威惠及壘陷姚
方成執而送之嵩厲色謂方成曰汝姚萇罪應萬死
主上止黃眉之斬而宥之叨據內外位爲列將無犬
馬識養之誠首爲大逆汝曹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

何不速殺我蚤見先帝取姚萇于地下方成怒三斬
嵩漆其首爲便器登哭之哀慟

晉史刪卷之三十三

晉史刪卷之三十三

晉史刪卷之三十四

茅國縉刪次

姚弋仲

子襄

葺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有虞氏之苗裔其後燒當
 雄於洮罕之間漢中元末率種人內附處之於南安
 之赤亭弋仲少英毅不營產業唯以收恤爲務衆皆
 畏而親之永嘉之亂東徙榆眉戎夏繼負隨之者數
 萬劉曜之平陳安也以弋仲爲平西將軍邑之於隴
 上石季龍執權拜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及季龍
 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季龍累召之乃赴正色

謂季龍曰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季龍憚其強
正而不之責性清儉鯁直不脩威儀屢獻讜言無所
迴避季龍甚重之朝之大議靡不參決公卿亦憚而
推下之武城左尉季龍寵姬之弟也曾擾其部弋仲
執尉數以迫脅之狀命左右斬之尉叩頭流血左右
諫乃止其剛直不回皆此類也季龍末梁犢敗李農
於滎陽季龍大懼馳召弋仲弋仲率其步衆八千餘
人屯於南郊輕騎至鄴時季龍病不時見弋仲引入
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豈
來覓食邪我不知上存亾若一見雖死無恨左右言

之乃引見弋仲數季龍曰兒死來愁邪乃至子疾兒
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令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
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不差天下大亂
當宜憂此不煩憂賊也犢等因思歸之心共爲姦盜
所行殘賊此成擒耳老羌請効死前鋒一舉而了代
仲性狷且俗無尊卑皆汝之季龍怒而不責于坐授
使持節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
破賊不于是貫鎧跨馬于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
遂滅梁犢以功加劔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
公冉閔之亂弋仲率衆討閔次于混橋石祗僭號于

晉書 卷之三十四
襄國與閔相攻弋仲遣其子襄救祇戒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於常廬澤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賊以報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爲不義之事乃遣使請降永和八年卒時年七十三 襄字景國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雄武多才藝明察善撫納士衆愛敬之咸請爲嗣弋仲弗許百姓固請者日有千數

乃授之以兵晉遣使拜襄持節平北將軍弋仲死襄單騎渡淮見豫州刺史謝尚于壽春尚命去仗衛幅巾以待之一面交款便若平生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揚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乃頻遣刺客殺襄刺客皆推誠告實浩潛遣將軍魏憬率五千餘人襲襄襄斬憬而并其衆浩愈惡之襄遣權翼詣浩浩曰姚平北每舉動自由豈所望也翼曰將軍輕納姦言自生疑貳愚謂猜嫌之由不在於彼浩曰姚君縱放小人盜竊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將軍謂姚平北以威武自強終爲難保校兵練衆將懲不恪取馬者

晉書 卷之三十四
三
欲以自衛耳浩曰何至是也浩遣謝萬討襄襄逆擊破之浩甚怒會聞關中有變浩率衆北伐襄乃要擊浩于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鼓行濟淮屯于盱眙遣使建鄴罪狀殷浩襄將佐部衆皆北人咸勸襄北還襄方軌北引遂攻洛陽踰月不尅晉征西大將軍桓溫自江陵伐襄戰於伊水北爲溫所敗率麾下數千騎奔於北山其夜百姓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襄前後敗喪數矣衆知襄所在輒扶老僇幼奔馳而赴之時或傳襄創重不濟溫軍所得士女莫不北望揮涕其得物情如此先是弘農楊亮歸襄襄待以客禮

後奔桓溫溫問襄於亮亮曰神明噐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其見重如是襄尋率衆西引苻生遣苻堅鄧羌等要之襄長驅而進戰于三原爲堅所殺時年二十七 萇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也少聰哲多權略廓落任率不脩行業諸兄皆竒之隨襄征伐每參大謀襄之敗于麻田也馬中流矢死萇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兄濟豎子安敢害萇會救至俱免及襄死萇率諸弟降于苻生苻堅立萇累有大功及堅寇晉以萇爲龍驤將軍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鄴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

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
不祥之徵也堅默然堅既敗於淮南歸長安慕容泓
起兵叛堅堅遣子叡討之以萇爲司馬爲泓所敗叡
死之萇遣長史趙都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于
渭北遂如馬牧西州豪族咸推萇爲盟主萇將距之
天水尹緯說萇曰今百六之數旣臻秦亡之兆已見
以將軍威靈命世必能匡濟時艱故豪傑驅馳咸同
推仰明公宜降心從議以副羣望萇乃從緯謀以太
元九年自稱秦王時慕容冲與苻堅相攻萇進屯北
地厲兵積粟以觀時變萇聞慕容冲攻長安議進趨

之計群下皆曰宜先據咸陽以制天下萇曰燕因懷
舊之士而起兵若攻城事捷咸有東歸之思安能久
固秦川吾欲移兵嶺北廣收資實須秦弊燕迴然後
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卞莊得貳之義也
因畧地至安定嶺北諸城盡降之時苻堅爲慕容冲
所逼走入五將山冲入長安萇遣驍騎將軍吳忠率
騎圍堅萇如新平俄而忠執堅送之慕容冲旣率衆
東下長安空虛盧水郝奴稱帝于長安萇進攻奴降
之以太元十一年萇僭卽皇帝位於長安國號大秦
改長安曰常安立子興爲皇太子置百官以其太子

興鎮長安而與苻登相距登馮翊太守蘭犢與苻師
奴離貳慕容永攻之犢遣使請救苻將赴救尚書令
姚旻左僕射尹緯等言於苻曰苻登近在瓦亭陛下
未宜輕舉苻曰登遲重少決每失時機聞吾自行正
當廣集兵資必不能輕軍深入兩月之間足可剋此
三豎吾事畢矣遂師次於渥源師奴率衆來距大戰
敗之盡俘其衆又擒蘭犢收其士馬苻乃掘苻堅尸
鞭撻無數裸剥衣裳荐之以棘坎土而埋之初關西
雄傑以苻氏旣終苻雄略命世天下之事可一旦而
定苻旣與苻登相持積年數爲登所敗遠近咸懷去

就之計敦煌索盧曜請刺苻登苻曰卿以身殉難將
爲誰乎曜曰臣死之後深以友人隴西辛暹仰託苻
遣之事發爲登所殺苻以暹爲騎都尉登進逼安定
諸將勸苻決戰苻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下吾將以
計取之于是留其尚書令姚旻守安定夜襲登輜重
于大界剋之諸將或欲因登駭亂擊之苻曰登衆雖
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時雷惡地率衆僞降苻
拜爲征東將軍魏褐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氏胡
數萬人攻安北姚當城于杏城雷惡地應之攻鎮東
姚漢得于李潤苻議將討之群臣咸曰陛下不憂六

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褐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褐飛東結董成甘言美說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爲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于是潛軍赴之萇時衆不滿二千褐飛惡地衆至數萬氏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萇每一見軍至輒有喜色群下怪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褐飛等以萇兵少盡數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褐飛兵擾亂萇遣鎮遠王超

平遠譚亮率步騎擊之褐飛衆大潰斬褐飛及首級萬餘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惡地每謂人曰吾自言智勇所施足爲一時之傑校數諸雄如吾之徒皆應跨據一方獸嘯千里遇姚公智力摧屈是吾分也惡地猛毅清肅不可干以非義嶺北諸豪皆敬憚之萇命其將當城於營處一柵孔中蒔樹一根以旌戰功歲餘問之城曰營所至小已廣之矣萇曰少來鬪戰無如此快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尅舉小乃爲竒大何足貴萇性簡率群下有過或面加罵辱太常權翼言於萇曰陛下弘達自任不脩小節

駕馭群雄包羅僞異棄嫌錄善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宜除也萇曰吾之性也吾於舜之美未有片焉漢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讜言安知過也鎮東苟曜據逆萬堡密引苻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旣失利而更逼賊者必有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逕據吾東必苟曜豎子與之連結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散敗其事耳進戰大敗之登退屯於郿登將金槌以新平降萇萇輕將數百騎入槌營群下諫之

萇曰槌旣去苻登復欲圖我將安所歸且懷德初附推欵委質吾復以不信待之何以御物乎群氏果有異謀槌不從而止萇如陰密攻登勅其太子興曰苟曜好姦變將爲國害聞吾還北必來見汝汝便執之苟曜果見興于長安興遣尹緯讓而誅之萇大敗登於安定東置酒高會諸將咸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橫陣二也談古知今講論道藝駕馭英雄收羅僞異三也董率大眾履

險若夷上下咸允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
策任群賢者正望筭略中一片耳群臣咸稱萬歲
寢疾召其太子興詣行營征南姚方成言於興曰今
寇賊未滅上復寢疾王統苻胤等皆有部曲終爲人
害宜盡除之興於是誅苻胤王統王廣徐成毛盛乃
赴召興至苻怒曰王統兄弟是吾州里無他遠志徐
成等昔在秦朝並爲名將天下少定吾方任之奈何
輒便誅害令人喪氣苻登與竇衝相持苻議擊之尹
緯言於苻曰太子英略未爲遠近所知宜遣太子親
行可以漸廣威武防闕關之原苻從之戒興曰賊知

汝轉近必相驅入堡聚而掩之無不剋矣北至胡空
堡衝圍自解登聞興向胡空堡引還興因襲平涼大
獲而歸咸如苻策使興還鎮長安苻疾篤夢苻堅將
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苻懼走入宮宮人迎
苻刺鬼誤中苻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
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苻遂狂言
或稱臣苻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至長
安召太尉姚旻尚書左僕射尹緯等人受遺輔政苻
謂興曰有毀此諸人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仁接
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囚者旣備吾無憂

晉書 卷之三十四 九
矣以大元十八年卒時年六十四在位八年

姚興 尹緯附

姚興字子略萇之長子也萇死興祕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鎮陰密弟崇守長安碩德將佐言於碩德曰公威名宿重部曲最強今喪代之際朝廷必相猜忌宜奔秦州觀望事勢碩德曰太子寬明必無疑阻今苻登未滅而自尋干戈所謂追二袁之蹤授首與人吾死而已終不若斯及至興優禮而遣之興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爲長史狄伯支爲司馬率衆伐苻登苻登自六陌向廢橋尹緯據廢橋以抗登登

因急攻緯緯將出戰興馳遣狄伯支謂緯曰苻登窮寇宜持重不可輕戰緯曰先帝登遐人情擾懼今不因思奮之力梟殄逆豎大事去矣緯敢以死爭遂與登戰大破之登衆渴死者十二三其夜大潰登奔雍興乃發喪行服太元十九年僭卽帝位于槐里遂如安定與登戰於山南斬登散其部衆興母虵氏死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群臣請依漢魏故事旣葬卽吉興尚書郎李嵩上疏曰三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旣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尹緯駁曰帝王喪制

漢魏爲準嵩矯常越禮愆于軌度請付有司以專擅
論旣葬卽吉乞依前議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咎乎
尹僕射棄先王之典而欲遵漢魏之權制豈所望于
朝賢哉其一依嵩議興每於聽政之暇講論道藝錯
綜名理給事黃門侍郎古成詵等以文章雅正參管
機密詵風韻秀舉確然不群每以天下是非爲已任
時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爲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
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懼
逃匿終身不敢見詵興以日月薄蝕災眚屢見降號
稱王於是其太尉趙旻公等五十三人上疏諫興曰

殷湯夏禹德冠百王然猶順守謙冲未居崇極况朕
寡昧安可以處之哉立其子泓爲皇太子遣姚平狄
伯支等率步騎四萬伐魏姚碩德姚穆率步騎六萬
伐呂隆碩德至姑臧大敗呂隆之衆俘斬一萬先是
秃髮利鹿孤據西平沮渠蒙遜據張掖李玄盛據敦
煌與呂隆相持至是皆遣使降興率戎卒四萬七千
自長安赴姚平平攻魏乾城陷之遂據柴壁魏軍大
至攻平截汾水以守之興至蒲坂憚而不進姚平糧
竭矢盡將麾下三十騎赴汾水而死狄伯支等萬餘
人皆爲魏所擒魏軍乘勝進攻蒲坂姚緒固守不戰

魏乃引還晉輔國將軍袁虔之等貳于桓玄懼而奔
興興臨東堂引見謂虔之等曰桓玄雖名晉臣其實
晉賊其才度定何如父也能成大事不虔之曰玄籍
世資雄據荆楚屬晉朝失政遂偷竊宰衡安忍無親
多忌好殺不如其父遠矣今既握朝權必行篡奪既
非命世之才正可爲他人驅除耳此天以機便授之
陛下願速加經略廓清吳楚興大悅興立其昭儀張
氏爲皇后封子懿弼洗宜謀愔璞質達裕國兒皆爲
公以王尚行梁州刺史鎮姑臧尚綏撫遺黎導以信
義百姓懷其惠化翕然歸之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

于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羅什通辯夏言尋
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羅什持胡本興執
舊經以相考校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興既託意于
佛道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州郡化之事佛者十
室而九矣時劉裕誅桓玄迎復安帝劉裕請通和自
是聘使不絕晉求南鄉諸郡興許之群臣咸諫以爲
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萃起微匡輔晉室
吾何惜數郡而不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
陰等十二郡歸于晉禿髮儁檀獻興馬三千匹羊三
萬頭興以爲忠于已乃署儁檀爲涼州刺史徵涼州

刺史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二百餘人遣主簿胡威詣興請留尚興弗許引威見之威流涕謂興曰臣州奉國五年王威不接銜膽棲冰孤城獨守者仰恃陛下威靈俯杖良牧惠化忽違天人之心以華土資狄竊聞以臣等貿馬二千匹羊三萬口如所傳實者是爲棄人貴畜苟以馬供軍國直煩尚書一符三千餘家戶輸一匹朝下夕辦何故以一方委此姦胡昔漢武傾天下之資開建河西隔絕諸戎斷匈奴右臂所以終能屠大宛王母寡今陛下方布政玉門流化西域奈何以五郡之地資之獫狁忠誠華族棄

之虐虜非但臣州里塗炭懼方爲聖朝盱食之憂興乃遣西平人車普馳止王尚又遣使喻儻檀會儻檀已至姑臧脅遣王尚遂入姑臧尚旣至長安坐匿呂氏宮人檀殺逃人薄禾等禁止南臺涼州別駕宗敞主簿胡威等上疏理尚曰臣州荒裔隣帶寇讐居泰無垂拱之安運否離傾覆之難自張氏頽基德風絕而莫扇呂數將終梟鷲以之翻翔群生嬰罔極之痛西夏有焚如之禍幸皇鑒降眷純風遠被刺史王尚受任垂滅之州策成難全之際輕生率下躬儉節用勞逸豐約與衆同之勸課農桑時無廢業然後振王

威以掃不庭迴天波以蕩氛穢則群逆水摧不俟朱
陽之曜若秋霜隕籜豈待勁風之威何定遠之足高
營平之獨美經始甫爾會朝筭改授使希世之功不
終於必成易失之機踐之而莫展當其時而明其事
者誰不慨然自至京師二旬于今出車之命莫待斐
斐之責惟深以取呂氏宮人裴氏及殺逃人薄禾等
爲南臺所禁天鑒玄鏡暫免囹圄譏繩之文未離簡
墨裴氏年垂知命首髮二毛年邁姿陋何用送爲邊
藩要捍衆力是寄禾等私逃罪應憲墨以殺止殺安
邊之義也假若以不送裴氏爲罪者正闕奚官之一

女子耳論勲則功重言瑕則過微而執憲吹毛求疵
忘勞記過斯先哲所以泣血於當年微臣所以仰天
而洒淚且尚之奉國歷事二朝就有微過功足相補
宜弘罔極之施以彰覆載之恩臣等生自西州無翰
飛之翼久沈僞政絕進趣之途及王化旣沾投竿之
心冥發遂策名委質位忝吏端主辱臣憂故重繭披
款惟陛下亮之興覽之大悅謂其黃門侍郎姚文祖
曰卿知宗敞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僑興曰有
表理王尚文義甚佳當王尚研思耳文祖曰尚在南
臺禁止不與賓客交通敞寓於楊桓非尚明矣興曰

若爾桓爲措思乎文祖曰西方評敞甚重優於楊桓
敞昔與呂超周旋陛下試可問之興因爲超曰宗敞
文才何如可是誰輩超曰敞在西土時論甚美方敞
魏之陳徐晉之潘陸卽以表示超曰涼州小地寧有
此才乎超曰臣以敞餘文比之未足稱多琳琅出于
崑嶺明珠生于海濱若必以地求人則文命大夏之
棄夫姬昌東夷之擯士但當問其文彩何如不可以
區宇格物興悅赦尚之罪以爲尚書晉義熙二年華
山郡地涌沸廣袤百餘步燒生物皆熟歷五月乃止
赫連勃勃殺高平公沒奕于收其衆以叛先是魏主

拓跋圭送馬千匹求婚于興興許之以魏別立后遂
絕婚故有柴壁之戰至是復與魏通和興從朝門游
於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旣至城門
校尉王滿聰被甲持杖閉門距之曰今已昏闇奸良
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興乃迴從朝門而入旦而
召滿聰進位二等乞伏乾歸以衆叛攻陷金城執太
守任蘭蘭厲色責乾歸以背思違義乾歸怒而囚之
蘭遂不食而死初天水姜紀阿諂奸詐興子弼有寵
於興紀遂傾心附之興以弼爲尚書令侍中大將軍
旣居將相虛襟引納收結朝士勢傾東宮遂有奪嫡

晉書 卷之三十四
之謀矣興以勃勃乾歸作亂西北傳檀蒙遜檀兵河
右疇咨將帥之臣隴東太守郭播言於興曰廣平公
弼才兼文武宜鎮督一方願陛下遠鑒前車近悟後
轍興不從以其太常索稜爲太尉領隴西內史綏誘
乾歸政績旣美乾歸感而歸之時客星入東井所在
地震興公卿抗表請罪興曰災譴之來咎在元首近
代或歸罪三公甚無謂也公等其悉冠履復位乾歸
爲其下人所殺子熾磐新立群下咸勸興取之興曰
乾歸先已返善吾方當懷撫因喪伐之非朕本志也
以楊佛嵩北討赫連勃勃嵩發數日興謂群臣曰佛

嵩驍勇果銳每臨敵對寇不可制抑吾嘗節之配兵
不過五千今衆旅旣多遇賊必敗今去已遠追之無
及吾深憂之其下咸以爲不然佛嵩果爲勃勃所執
絕亢而死時廣平公弼寵愛方隆所欲施行無不信
納乃以嬖人尹冲爲給事黃門侍郎唐盛爲治書侍
御史左右機要皆其黨人漸欲廣樹爪牙彌縫其闕
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間言于興曰
父子之際人罕得而言然君臣亦猶父子臣等理不
容默並后匹嫡未始不傾國亂家廣平公弼奸凶無
狀潛有陵奪之志陛下寵之不道假其威權傾險無

五史冊 卷之三十四 十一
賴之徒莫不鱗湊其側市巷諷議皆言陛下欲有廢立之志誠如此者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興曰安有此乎昭等曰若無廢立之事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減其威權非但弼有太山之安宗廟社稷亦有磐石之固矣興默然興寢疾其太子泓屯兵于東華門侍疾於諮議堂姚弼潛爲謀亂招集數千人被甲伏於其第姚裕遣使告姚懿于蒲坂并密信諸藩論弼逆狀興疾瘳朝其群臣時姚懿姚洗姚宣姚湛來朝使姚裕言于興曰懿等今悉在外欲有所陳興曰汝等正欲道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苟

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違大義便當肆之刑辟奈何距之于是引見諮議堂宣流涕曰先帝以大聖起基陛下以神武定業方隆七百之祚爲萬世之美安可使弼謀傾社稷宜委之有司肅明刑憲臣等敢以死請興曰吾自處之非汝等所憂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曰廣平公弼懷奸積年謀禍有歲釁成逆著取唾戎裔文武之化刑于寡妻聖朝之亂起自愛子今雖欲含忍其瑕掩蔽其罪而逆黨猶繁扇惑不已弼之亂心其可革耶宜斥散凶徒以絕禍始興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之人莫不以吾兒爲口實將

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蚤裁決興默然興如三原顧謂群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秦饒雋異汝穎多奇士卿等宜明揚仄陋助吾舉之梁喜對曰今也可謂乏賢興曰自古霸王之起不採將於往賢求相于後哲卿自識拔不明求之不至奈何厚誣四海乎群臣咸悅時興藥動姚弼稱疾不朝集兵於第興聞之怒甚收其黨唐盛孫玄等級之泓言于興曰臣誠不肖不能訓誥于弟致弼構造是非仰慙天日陛下若以臣爲社稷之憂除臣而國寧亦家之福也若垂天性之恩不忍加臣刑戮者乞聽

臣守藩興慘然改容召姚讚梁喜尹昭歛曼嵬於諮議堂密謀收弼囚之中曹窮責黨與將殺之泓流涕固請之乃止并赦弼黨興如華陰以泓監國因疾篤還長安泓欲出迎其宮臣曰今主上疾篤奸臣在側廣平公每希覬非常殿下若出進則不得見主上退則有弼等之禍安所歸乎泓從之乃拜迎於黃龍門弼黨尹冲等先謀欲因泓出迎害之尚書姚沙彌曰若太子有備不來迎侍當奉乘輿直趣公第宿衛者聞上在此自當來奔誰與太子守乎冲等不從欲隨興入殿中作亂復未知興之存亡疑而不發興命泓

錄尚書事使姚紹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內外遣歛
曼嵬收弼第中甲杖內之武庫與疾轉篤與妹僞南
安長公主問疾不應與少子耕兒出告其兄愔曰上
已崩矣宜速決計于是愔與其屬率甲士攻端門殿
中上將軍歛曼嵬勒兵距戰右衛胡翼度率禁兵閉
四門愔等既不得進遂燒端門與力疾臨前殿賜弼
死禁兵見與喜躍貫甲赴賊賊衆奔潰與引紹及讚
梁喜尹昭歛曼嵬入內寢受遺輔政義熙十二年與
死時年五十一在位二十二年 尹緯字景亮天水
人也少有大志不營產業魁梧有爽氣每覽書傳至

宰相立勲之際常輟書而歎苻堅以尹赤之降姚襄
諸尹皆禁錮不仕緯晚乃爲吏部令史風志豪邁郎
皆憚之堅末年祚星見于東井緯知堅將滅喜甚向
天再拜旣而流涕長歎友人略陽桓識怪而問之緯
曰天時如此正是霸王龍飛之秋吾徒杖策之日然
知已難遭恐不得展吾才志是以欣懼交懷及姚萇
奔馬牧緯與尹詳龐演等扇動群豪推萇爲盟主遂
爲佐命元功萇旣敗苻堅遣緯說堅求禪代之事堅
問緯曰卿于朕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宰相之
才也王景略之儔而朕不知卿亾也不亦宜乎緯性

剛簡清亮慕張子布之爲人馮翊段鏗性傾巧甚愛其博識引爲侍中緯固諫以爲不可甚不從緯屢衆中辱鏗鏗心不平之甚聞而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爲憎學者緯曰臣不憎學憎鏗不正耳甚因曰卿每自比蕭何真何如也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甚曰卿實不及胡爲云也緯曰陛下何如漢祖甚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蕭何故不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能遠段鏗之徒故耳甚默然乃出鏗爲北地太守甚歿緯與姚興滅苻登成興之業皆緯之力也及歿興甚悼

之

姚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病興將以爲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爲太子博學善談論尤好詩詠時尚書王敏右丞郭播以刑政過寬議欲峻制泓曰人情挫辱則壯厲之心生政教煩苛則苟免之行立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等叅讚朝化弘昭政軌不務仁恕之道惟欲嚴法酷刑豈是安上馭下之理乎敏等遂止泓受經于博士淳于岐岐病泓親詣省疾拜于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傅皆拜焉興之如平涼也馮翊人劉厥聚衆數千據萬年以

叛泓遣鎮軍彭白狼率東宮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
黨諸將咸勸泓曰殿下神算電發蕩平醜逆宜露布
表言廣其首級以慰遠近之情泓曰主上委吾後事
使式遏寇逆吾綏御失和以長姦寇方當引咎責躬
歸罪行間安敢過自矜誕以重罪責乎其弟弼有奪
嫡之謀泓恩撫如初未嘗見于色姚紹每爲弼羽翼
泓亦推心宗事弗以爲嫌及僭位任紹以兵權紹亦
感而歸誠卒守其忠烈其明識寬裕皆此類也興既
死祕不發喪南陽公姚愔及大將軍尹元等謀爲亂
泓皆誅之以義熙十二年僭卽帝位將封宮臣十六

人五等子男姚讚諫曰東宮文武自當有守忠之誠
未有赫然之效何受封之多乎泓曰懸爵於朝所以
懲勸來效標明盛德元子遭家不造與宮臣同此百
憂獨享其福得不愧於心乎讚默然姚紹進曰陛下
不忘報德封之是也古者敬其事命之以始可須來
春然後議之乃止晉太尉劉裕總大軍伐泓次于彭
城遣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入自淮肥
攻漆丘項城將軍沈林子自汴入河攻蒼垣姚紹言
於泓曰晉師已過許昌豫章安定孤遠卒難救衛宜
遷諸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足以橫行天下

假使二寇交侵無深害也如其不爾晉侵豫州勃勃
寇安定者將若之何事機已至宜在速決其左僕射
梁喜曰齊公恢雄勇有威名鎮人已與勃勃深仇理
應守死無二勃勃終不能棄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
定虜馬必及于郿雍今關中兵馬足距晉師豈可先
自削損泓從之時吏部郎懿橫密言於泓曰齊公恢
於廣平之難有忠勳於陛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
殊賞以答其意今外則致之死地內則不豫朝權安
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欲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鼓行
而向京師得不爲社稷之累乎宜征還朝廷以慰其

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
從姚懿嶮薄惑于信受其司馬孫暢姦巧傾佞好亂
樂禍勸懿襲長安誅姚紹廢泓自立懿納之乃引兵
至陝津泓聞之召姚紹等密謀於朝堂紹曰懿性識
鄙近從物推移造成此事惟當孫暢耳但馳使徵暢
遣撫軍讚據陝城臣向潼關爲諸軍節度若暢奉詔
而至者臣當遣懿率河東見兵共平吳寇如其逆釁
已成違詔勅者當明其罪于天下聲鼓以擊之泓
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于是懿遂舉兵僭號傳檄
州郡姚紹濟自蒲津執懿囚之誅孫暢等泓以內外

晉書 卷之三十四
離叛王師漸逼歲旦朝群臣于其前殿悽然流涕群
臣皆泣時征北姚恢率安定鎮戶三萬八千自北雍
州趣長安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姚讚聞恢斬逼
留寧朔尹雅守潼關率諸軍還長安泓謝讚曰元子
不能崇明德義導率羣下致禍起蕭牆變自同氣既
上負祖宗亦無顏見諸父懿始構逆滅亾恢復擁眾
內叛將若之何讚曰懿等所以敢稱兵內侮者諒由
臣等輕弱無防遏之方故也因攘袂大泣曰臣與大
將軍不滅此賊終不持面復見陛下泓於是班賜軍
士而遣之恢衆見諸軍悉集咸懼而思善其將齊黃

等棄恢而降恢進軍逼紹讚自後要擊大破之殺恢
及其三弟泓哭之悲慟葬以公禮泓以晉師之逼遣
使乞師於魏魏遣師爲泓聲援關中郡縣多潛通于
王師劉裕至潼關進據鄭城泓使姚丕守渭橋胡翼
度屯石積姚讚屯霸東泓軍于逍遙園王鎮惡夾渭
進兵破姚丕於渭橋泓自逍遙園赴之逼水地狹因
丕之敗遂相踐而退泓單馬還宮計無所出謀欲降
於裕其子佛念年十二謂泓曰晉人將逞其欲終必
不全願自裁決泓憮然不答佛念遂登宮牆自投而
死泓將妻子詣壘門而降裕盡殺之送泓於建康市

晉史冊 卷之三十四 三十三
斬之時年三十在位二年建康百里之外草木皆燃
死焉姚萇以孝武太元九年僭立至泓三世以安帝
義熙十三年而滅凡三十二年

晉史刪卷之三十五

茅國緝刪次

李特

弟流 子庠

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苗裔也廩君後
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歛之口歲出
錢四十巴人呼賦爲賓因謂之賓人焉漢高祖爲漢
王募賓人平定三秦旣而求還鄉里高祖更名其地
爲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饒俗性剽勇又善歌舞高
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漢末張魯居
漢中以鬼道教百姓賓人敬信之魏武帝尅漢中特

晉書 卷之三十五
祖將五百餘家歸之魏武帝拜爲將軍遷於洛陽北
土復號爲巴氏持雄武善騎射沉毅有大度元康中
氏齊萬年反關西擾亂頻歲大飢百姓乃流移就穀
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人將入于蜀至劍閣
箕踞太息顧盼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
人豈非庸才邪初流人旣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
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
入劍閣苾至漢中受流人貸賂反爲表曰流人十萬
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
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益梁不可禁止永康元

年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爲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騰
代廞廞遂謀叛傾倉廩振施流人以收衆心特之黨
類皆巴西人與廞同郡廞厚遇之以爲爪牙故特等
聚衆專爲寇盜蜀人患之騰密上表以爲流人剽剛
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制必爲亂階宜使移還其
本若致之險地將恐秦雍之禍率于梁益必貽聖朝
西顧之憂廞聞而惡之時益州文武千餘人已往迎
騰騰率衆入州廞遣衆逆騰戰于西門騰敗死之廞
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特弟庠等以四千騎歸
廞廞以庠爲威寇將軍使斷北道庠素東羌良將曉

晉史冊 卷之三十五
軍法部陣肅然歛惡其整欲殺之而未言長史杜淑
司馬張粲言于歛曰傳云五大不在邊將軍起兵始
爾便遣李庠握彊兵于外愚竊惑焉且非我族類其
心必異倒戈授人竊以爲不可願將軍圖之歛歛容
曰卿言正當吾意會庠勸歛稱尊號歛佯怒曰此豈
人臣所宜言乃殺之歛慮特等爲難遣人喻之曰庠
非所宜言罪應死不及兄弟以庠尸還特復以特兄
弟爲督將以安其衆歛遣長史費遠督萬餘人斷北
道次綿竹特夜襲之遠軍潰因進攻成都歛驚懼獨
與妻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爲下人所殺特至成都縱

兵大掠遣使詣洛陽陳歛之罪狀先是惠帝以羅尚
爲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敦廣漢太守辛冉等等凡
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驥于道奉
迎并貢寶物尚甚悅以驥爲騎督特及弟流復以牛
酒勞尚於緜竹王敦辛冉並說尚曰特等流人專爲
盜賊可因會斬之尚不納冉先與特有舊因謂特曰
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懼尋有苻下秦雍
州凡流人入漢川者皆下所在召還特兄輔素留鄉
里託言迎家旣至蜀謂特曰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
以爲然乃有雄據巴蜀之意朝廷以討趙歛功拜特

宣威將軍流爲奮威將軍羅尚遣從事催遣流人限
七月上道辛冉性貪暴欲殺流人首領取其資貨乃
移檄發遣又令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寶
貨特等固請求至秋收流人布在梁益爲人傭力及
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爲又知特兄弟頻請
求停皆感而恃之且水雨將降年穀未登流人無以
爲行資遂相與詣特特乃結大營于綿竹以處流人
移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榜通達購募特兄弟許
以重賞特見大懼悉取以歸與驥改其購云能送六
郡之豪及氏叟侯王一首賞百匹流人懼爭往歸特

旬月間衆過二萬流亦聚衆數千特遣閻式詣羅尚
求申期式旣至見冉營柵衝要謀擒流人歎曰無寇
而城讎必保焉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冉及李苾
意不可迴乃辭尚還綿竹尚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
諸流人今聽寬矣式曰明公惑於奸說恐無寬理弱
而不可輕者百姓也今促之不以理衆怒難犯恐爲
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綿竹言于
特曰尚雖云爾然未可必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
等各擁彊兵一旦爲變亦非尚所能制深宜爲備特
納之冉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流人

晉書 卷之三十五
得展奸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爲虜矣宜爲
決計不足復問之乃遣廣漢都尉曾元等潛率步騎
三萬襲特營特素知之元等至特安臥不動待其衆
半入發伏擊之殺傷者甚衆以元首示尚尚謂將佐
曰此虜成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今將若
之何於是特自稱使持節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竇
融在河西故事兄輔爲驃騎將軍弟驤爲驍騎將軍
長子始爲武威將軍次子蕩爲鎮軍將軍少子雄爲
前將軍時羅尚貪殘爲百姓患特與蜀人約法三章
施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百姓爲之謠曰李特

尚可羅尚殺我尚頗爲特所敗乃阻長圍緣水作營
自都安至犍爲七百里與特相距時蜀人危懼並結
村堡請命于特特遣人安撫之益州從事任明說尚
曰特旣凶逆侵暴百姓又分人散衆在諸村堡驕怠
無備是天亾之也可告諸將密尅期日內外擊之破
之必矣尚從之明先僞降特特問城中虛實明日米
穀皆欲盡但有貨帛耳因求省家特許之明潛說諸
村諸村悉聽命還報尚會惠帝遣荊州刺史宋岱建
平太守孫臯救尚特遣蕩距臯尚奄襲特營特軍大
敗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洛陽

李流字遠通特第四弟特之承制也以流爲鎮東將軍特旣死流人大懼流與兄子蕩雄收遺衆還赤祖流保東營蕩雄保北營時宋岱水軍次于墊江前鋒孫阜破德陽蕩馳馬傷死流以特蕩並死而岱阜又至甚懼太守李含勸流降流將從之雄與李驥迭諫不納流遣子世及含子胡質於阜軍胡兄離聞父欲降自梓潼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曰若功成事濟約與君三年迭爲主雄大喜乃攻尚軍尚保大城流野無所略士衆飢困涪陵人范長生率千餘家依青城山尚叅軍涪陵徐輦求爲汶山太守欲要

結長生等與尚掎角討流尚不許輦怨之給流軍糧故流軍復振流素重雄及疾篤謂諸將曰驍騎仁愛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于前軍遂死時年五十六諸將共立雄爲主

李雄

班

期

壽

勢附

李雄字仲儁特第三子也母羅氏夢雙虹自門升天一虹中斷旣而生蕩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子若有先亾在者必大貴蕩竟前死雄美容貌少以烈氣聞有劉化者道術士也每謂人曰關隴之士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儁有奇表終爲人主流死雄

晉史冊 卷之三十五
自稱益州牧以西山范長生巖居穴處求道養志欲
迎立爲君而臣之長生固辭乃以永興元年僭稱成
都王范長生自山西乘素輿詣成都雄迎之于門執
版延坐拜丞相尊曰范賢長生勸雄稱尊號雄于是
僭卽帝位改年曰太武其後將立蕩子班爲太子雄
有子十餘人群臣咸欲立雄所生雄曰起兵之初舉
手扞頭本不希帝王之業也值天下喪亂晉氏播蕩
群情義舉志濟塗炭而諸君遂見推逼處王公之上
本之基業功由先帝吾兄適統不祚所歸大事垂尅
薨于戎戰班姿性仁孝好學夙成必爲名器其叔父

李驥與司徒王達諫曰先王樹冢適者所以防篡奪
之萌不可不慎吳子捨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
之禍宋宣不立與夷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變猶子
之言豈若子也深願陛下思之雄不從竟立班驥退
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張駿遣使遺雄書勸去尊號
稱藩於晉雄復書曰吾過爲士大夫所扶然本無心
于帝王也進思爲晉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爲守藩之
將掃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凌遲德聲不振引領
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在闔室有何已已知欲
遠尊楚漢遵崇義帝春秋之義於斯莫大駿重其言

使聘相繼巴郡嘗告急云有東軍雄曰吾嘗慮石勒
跋扈侵逼琅琊以爲耿耿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然
雄之雅譚多如此類雄以中原喪亂乃頻遣使朝貢
張駿領秦梁先是遣傅穎假道于蜀通表京師雄弗
許駿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于蜀託以假道雄大
悅謂淳曰貴主英明蓋世土險兵彊何不自稱帝一
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下之耻解
衆人之倒懸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
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取邪雄有慙色
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地爲同

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于中夏亦當
率衆輔之淳還通表京師天子嘉之時李驥死以其
子壽爲大將軍咸和八年雄生瘍于頭六日死時年
六十一在位三十年雄性寬厚簡刑約法威震西土
時海內大亂而蜀獨無事故歸之者相尋雄乃興學
校置史官聽覽之暇手不釋卷事少役稀百姓富實
閭門不閉後雄嘗酒醉而推中書令杖太官令褒進
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爲酗也雄卽捨
之雄無事小出褒於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怪問之對
曰夫統天下之重如臣乘惡馬而持矛也急之則慮

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寤即還
班字世文立爲太子謙虛博納敬愛儒賢自何點李
釗班皆師之性汎愛動脩軌度時諸李子弟皆尚奢
靡而班常戒厲之及雄寢疾班晝夜侍側雄少數攻
戰多被傷夷至是疾甚痕皆濃潰雄子越等惡而遠
之班爲吮膿殊無難色每嘗藥流涕不脫衣冠其孝
誠如此雄死嗣僞位以李壽錄尚書事輔政班居中
執喪禮政事皆委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越瓌等越
時鎮江陽以班非雄所生意甚不平至此奔喪與其
弟期密計圖之李珣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爲梁州

刺史鎮葭萌班以未葬不忍遣推誠居厚心無纖芥
時有白氣二道帶天太史令韓豹奏宮中有陰謀兵
氣戒在親戚班不悟咸和九年班因夜哭越殺班於
殯宮時年四十七在位一年遂立雄子期嗣位期在
位三年刑政紊亂李壽廢之自縊死雄之子皆爲壽
所殺

壽字武考驥之子也雄死受遺輔政封漢王壽威名
遠振懼不自全乃聘禮巴西龔壯問以自安之術壯
以特殺其父及叔欲假手報仇未有其由因說壽曰
節下若能捨小從大以危易安則名高桓文勳流百

代矣壽從之陰與長史略陽羅桓巴西解思明共謀據成都稱藩歸順乃誓文武得數千人襲成都剋之桓與思明等勸壽稱藩於晉而任調等勸壽自立壽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爲足而况數年乎思明日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遂以咸康四年僭卽僞位聘龔壯爲太師壯固辭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位立世子勢爲太子遣其散騎常侍王嘏聘於石季龍先是石季龍遺壽書欲連橫入寇約分天下壽大悅乃大閱軍士七萬餘人舟師派江而上過成都鼓譟盈江壽登

城觀之龔壯諫曰陛下與胡通孰如與晉通胡豺狼國也晉旣滅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疆弱勢異此虞虢之成範已然之明戒願陛下熟慮之群臣以壯之言爲然叩頭泣諫壽乃止士衆咸稱萬歲壽承雄寬儉新行篡奪因循雄政未逞其志欲會王嘏從鄴還盛稱季龍威強宮觀美麗鄴中殷實壽又聞季龍殺罰御下控制邦域壽心欣慕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又徙傍郡戶以實成都興尚方御府發州郡工巧以充之務於奢侈百姓疲於使役呼嗟滿道其左僕射蔡興切諫壽以爲誹謗誅之壽疾篤常

見李期蔡興爲崇八年壽死時年四十四在位五年
壽初病思明等復議奉王室壽不從龔壯作詩七篇
託言應璩以調壽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
哲之話言也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辭耳動慕漢武魏
明之所爲耻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化
自以已勝之也壽死子勢嗣僞位初蜀土無獠至此
始從山而出北至犍爲梓潼布在山谷十餘萬落不
可禁制大爲百姓之患勢旣驕吝而性愛財色常殺
人而取其妻荒淫不恤國事夷獠叛亂軍守離缺境
宇日蹙加之荒儉性多忌害誅殘大臣刑獄濫加人

懷危懼大司馬桓溫率水軍伐勢勢輿視面縛軍門
溫解其縛焚其視遷勢及親族十餘人于建康封勢
歸義侯在位五年而敗始李特以惠帝太安元年起
兵至此六世凡四十六年以穆帝永和三年滅

呂光

呂纂

呂隆

呂光字世明略陽氏人也父叟樓佐命苻堅官至太
尉光沉毅凝重寬簡有大量喜怒不形于色唯王猛
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苻堅舉賢良除美陽令夷夏
愛服遷鷹揚將軍從堅征伐數有功堅旣平山東士
馬強盛遂有圖西域之志乃授光使持節都督西討

諸軍事行至高昌聞堅寇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
進曰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畱乎
光乃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
李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湧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俄
而大雨平地三尺進兵至焉耆其王泥流率其傍國
請降龜茲王帛純距光光急攻城帛純乃傾國財寶
請救獯胡獯胡弟叻龍侯將馘率騎二十餘萬并引
溫宿尉須等國王合七十餘萬以救之戰于城西大
敗之斬萬餘級帛純收其珍寶而走王侯降者三十
餘國光入城大饗將士見其宮室壯麗命叅軍段業

著龜茲宮賦以譏之胡人奢侈厚於養生家有蒲桃
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沒酒藏者相繼矣
諸國憚光威名貢款屬路乃立帛純弟震爲王以安
之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桀黠胡王昔所未賓者不
遠萬里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光
旣平龜茲有畱焉之志時始獲鳩摩羅什羅什勸之
東還光於是大饗文武博議進止衆咸請還光從之
以馳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
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光還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
閻苻堅爲姚萇所害奮怒哀號三軍縞素大臨於城

晉書 卷之三十五
南於是自稱涼州牧酒泉公時王穆襲據酒泉自稱
涼州牧光西平太守康寧自稱匈奴王阻兵以叛初
光之定河西也杜進有力焉以爲武威太守權高一
時光甥石聰至自關中光曰中州人言吾政化何如
聰曰止知有杜進耳實不聞有舅光默然因此誅進
光後讜群寮酒酣語及政事時刑法峻重叅軍段業
進曰嚴刑重憲非明王之義也光曰商鞅之法至峻
而兼諸侯吳起之術無親而荆蠻以霸何也業曰明
公受天睽命方君臨四海景行堯舜猶懼有弊奈何
欲以商申之末法臨道義之神州豈此州士女所望

於明公哉光改容謝之其將徐晃與張掖太守彭晃
謀叛光遣師討晃晃奔晃晃東結康寧西通王穆光
議將討之諸將咸曰今康寧在南阻兵伺隙若大駕
西行寧必乘虛出于嶺左晃穆未平康寧復至進退
狼狽勢必大危光曰事勢實如卿言今而不往當坐
待其來大事去矣今晃叛逆始爾寧穆與之情契未
密及其倉卒取之爲易光於是自率步騎三萬倍道
兼行誅彭晃王穆以其黨索嘏爲敦煌太守旣而忌
其威名率衆攻嘏光聞之謂諸將曰二虜相攻此成
擒也光將攻之衆咸以爲不可光曰取亂侮亾武之

善經不可以累征之勞而失永逸之舉率步騎二萬
攻酒泉穆單騎奔追斬之是時麟見金澤縣光以爲
巳瑞以孝武太元十四年僭卽三河王位置百官年
號麟嘉是歲張掖督郵傅曜考覈屬縣而丘池令尹
興殺之投諸空井曜見夢於光曰臣張掖郡小吏案
校諸縣而丘池令尹興賊狀狼籍懼臣言之殺臣投
於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
乃滅遣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興初光徙西海郡人於
諸郡至是謠曰朔馬心何悲念舊中心勞燕雀何徘徊
徊意欲還故巢頃之遂相扇動復徙之於西河樂部

光于是以太元二十一年僭卽天王位改年龍飛立
世子紹爲太子諸子弟爲公侯者二十人中書令王
詳爲尚書左僕射段業等五人爲尚書乞伏乾歸從
弟軻彈來奔光下書曰乾歸狼子野心前後反覆朕
方東清秦趙勒銘會稽豈令豎子鴟峙洮南于是戒
嚴親討次于長最使呂纂等攻金城光弟延以抱罕
之衆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尅之呂纂尅金城擒乾歸
金城太守衛韃韃瞋目謂光曰我寧守節斷頭不爲
降虜也光義而免之乾歸因大震泣歎曰死中求生
正在今日也乃縱反間稱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呂延

信之引師輕進延司馬耿稚諫曰乾歸雄勇過人權
略難測破王廣尅楊定皆羸師以誘之雖最爾小國
不可輕也因獸猶闔况乾歸而肯望風自散乎且告
者視高而色動必爲姦計宜部陣而前步騎相接徐
待諸軍大集可一舉滅之延不從與乾歸相遇戰敗
死之光還于姑臧光荒耄信讒殺尚書沮渠羅仇三
河太守沮渠翹粥羅仇弟子蒙遜叛光屯兵金山蒙
遜從兄男成先爲將軍守晉昌聞蒙遜起兵扇動諸
夷進攻建康說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權臣擅命一
州之地叛者連城瓦解之勢昭然在目府君豈可以

蓋世之才而立忠于垂亾之世男成等旣唱大義欲
屈府君撫臨鄙州使塗炭之餘蒙來蘇之惠業不從
相持二旬而外救不至郡人高達史惠等言於業曰
今孤城獨立臺無救援府君雖心過田單而地非卽
墨宜思高筭轉禍爲福業乃許之男成等推業爲涼
州牧建康公光命呂纂討業太常郭麇明天文善占
候謂王詳曰於天文涼之分野將有大兵主上老病
太子冲闇纂等凶武一旦不諱必有難作以吾二人
久居內要恐禍及人深宜慮之吾當與公唱義詳以
爲然夜燒光洪範門詳爲內應事發光誅之麇遂據

東苑以叛光馳使召纂諸將勸纂曰業聞師迴必躡
軍後若潛師夜還庶無後患纂曰業雖憑城阻衆無
雄略之才若夜潛還張其姦志乃遣使告業曰郭磨
作亂吾今還都卿能決者可出戰于是引還業不敢
出磨遣軍邀纂於白石纂大敗光西安太守石元良
率步騎五千赴難與纂共擊磨軍破之遂入於姑臧
磨之叛也得光孫八人於東苑及軍敗恚甚悉投之
於鋒刃之上枝分節解遂奔於乞伏乾歸光疾甚立
其太子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呂纂爲太尉呂
弘爲司徒謂紹曰吾疾病唯增恐將不濟三寇闖關

迭伺國隙吾終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已
無爲委重二兄庶可以濟若內相猜貳釁起蕭牆則
晉趙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才非撥亂直
以正嫡有常猥居元首今外有彊寇人心未寧汝兄
弟輯穆則貽厥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纂弘
泣曰不敢有二心光以安帝隆安三年死時年六十
三在位十年 纂字永緒光之庶長子封太原公光
死呂紹秘不發喪纂排閣入哭盡哀而出紹懼爲纂
所害以位讓之纂不許及紹嗣僞位呂超言於紹曰
纂統戎積年威震內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遠恐成大

變宜蚤除之紹曰先帝顧命音猶在耳兄弟至親豈
有此乎我方賴二兄以寧家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
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慎勿過言超曰纂威名素盛
安忍無親今不圖之後必筮臍矣紹曰吾每念袁尚
兄弟未嘗不痛心忘寢食寧坐而死豈忍行之超曰
聖人稱知幾其神陛下臨幾不斷臣見大事去矣既
而纂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刀侍紹目纂請收之紹弗
許初光欲立弘爲世子會聞紹在仇池乃止弘由是
有憾於紹遣尚書姜紀密告纂曰先帝登遐主上闇
弱兄總攝內外威恩被於遐邇輒欲遠追廢昌邑之

義以兄爲中宗何如纂於是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
攻廣夏門弘率東苑之衆斫洪範門左衛齊從逆間
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
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爲亂邪因抽劍直前斫
纂中額纂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纂升于謙光
殿紹登紫閣自殺吕超出奔廣武纂以隆安四年遂
僭卽天王位謚紹爲隱王以弘爲大將軍錄尚書事
纂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
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惟恐陛下不死
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纂遣使謂征東吕方曰

超實忠誠但不識權變方賴其忠節誕濟世難可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謝纂復其爵位呂弘自以功名崇重恐不爲纂所容遂起兵東苑請宗燮俱行燮曰老臣受先帝大恩不能隕身受命而復從殿下親爲戎首者豈天地所容乎且智不能謀衆不足恃將焉用之弘曰君爲義士我爲亂臣乃率兵攻纂纂遣其將焦辨擊弘弘衆潰出奔廣武纂縱兵大掠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妻子亦爲士卒所辱纂笑謂群臣曰今日之戰何如其侍中房晷對曰天禍涼室釁起戚藩先帝始崩隱王幽逼山陵甫訖大司馬驚疑肆逆

京邑兵戈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宜考已責躬以謝百姓而反縱兵大掠幽辱士女釁自由弘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也弘女陛下之姪女也奈何使無賴小人辱爲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遂歔欷悲泣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及男女于東宮厚撫之呂方執弘繫獄馳使告纂纂遣力士康龍拉殺之呂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訴於纂纂召超將盤入朝超至姑臧纂見超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要當斬卿然後天下可定超頓曰不敢纂因引起及諸臣譙於內殿呂隆屢勸纂酒已至昏醉

乘輓車將超等游於內至琨華堂東閣車不得過纂
親將竇川駱騰倚劍于壁推車過閣超取劍刺纂洞
胸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初纂嘗與鳩摩羅什共殺
羅什子曰斫胡奴頭羅什曰不斫胡奴頭胡奴斫人
頭超小字胡奴竟以殺纂纂在位三年 隆字永基
光弟寶之子超旣殺纂讓位於隆隆有難色超曰今
猶乘龍上天豈可中下遂僭卽天王位以弟超有佐
命之勳拜大將軍封安定公姚興將姚碩德率衆至
姑臧呂超出戰大敗遁還於是羣臣表求與姚興通
好隆弗許呂超諫曰應龍以屈伸爲靈大人以知幾

爲美陛下宜思權變苟卜世有期不在和好若天命
去矣宗族可全隆從之乃請降碩德表隆爲涼州刺
史建康公於是遣母弟愛子質于長安碩德乃還姚
興謀臣皆曰涼州險絕世難先違道清後順不如因
其飢弊而取之興乃遣使來觀虛實時姑臧穀價踊
貴斗直錢五千人相食餓死者十餘萬口城門晝閉
樵採路絕禿髮儻檀及蒙遜頻來伐之隆以二寇之
逼也遣紹多齋珍寶請迎于姚興興乃遣其將齊難
等步騎四萬迎之難至姑臧隆隨難東遷至長安其
後隆坐與子弼謀反爲興所誅呂光僭立至隆凡十

有三載

晉史冊

卷之三十五

十九

晉史刪卷之三十五

茅國縉刪次

慕容垂

慕容垂字道明皝之第五子也少叟疑有器度手垂過膝皝甚寵之常目而謂諸弟曰此兒濶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思遇踰於世子儁故儁不能平之垂少好畋遊因獵墜馬折齒慕容儁僭即王位改名缺外以慕容缺為名內實惡而改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夫以垂為名焉及儁僭稱尊號封垂吳王慕容暉嗣偽位慕容恪為太宰恪甚

晉史冊

卷之三十五

慕容垂

一

晉史冊 卷之三十六
重垂常謂暉曰吳王將相之才十倍于臣先帝以長
幼之才以臣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委政吳王可謂
親賢兼舉及敗桓溫於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
之乃謀誅垂垂懼禍及與世子令奔於苻堅自恪卒
後堅密有圖暉之謀憚垂威名而未發及聞其至堅
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王猛惡垂雄略勸堅
殺之堅不從以爲冠軍將軍王猛伐洛引令爲參軍
猛乃令人詭傳垂語於令曰吾已東還汝可爲計也
令信之乃奔暉猛表令叛狀垂懼而東奔及藍田爲
追騎所獲堅引見東堂慰勉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

投朕賢子志不忘本猶懷首丘書不云乎父父子子
無相及也卿何爲過懼而狼狽若斯也于是復垂爵

位恩待如初

王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垂于令參其軍事以爲鄉導將行造垂飲酒從容謂

垂曰今當遠別何以贈我使我覩物思人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爲垂使者持佩刀而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讐秦王雖外相厚善其心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爲天下笑吾聞東朝比來始更悔悟主后相尤吾今還東故遣告汝吾已行矣便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審覆乃將舊騎許爲出獵遂奔樂安王臧於石門猛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藍田爲追騎所獲秦王堅引見東堂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猶懷首丘亦各其志不足深咎然燕之將以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爲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及堅擒暉垂隨堅入鄴收集諸子對之悲慟見其故

吏有不悅之色前郎中令高弼私于垂曰大王以命世之姿迤邐棲伏此乃鴻漸之始龍變之初深願慰納舊臣以成高山之功奈何以一怒捐之竊爲大王不取垂深納之垂在堅朝歷位京兆尹進封泉州侯所在征伐皆有大功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喪至尊當隆中興之業建少康之功但時來之運未至故韜光俟奮耳今天厭亂德授之于我千載一時今其會也且夫立大功者不顧小節願不以意氣微息而忘社稷之重五木之祥今其至矣垂曰汝言是也然彼

以赤心投命若何害之且縱令北還更待其釁旣不負宿心可以義取天下垂弟德進曰秦強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辱豈所謂負宿心也昔鄧祁滿不納三甥之言終爲楚所滅吳王夫差違子胥之諫取禍勾踐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表若釋數萬之衆授于將之柄是却天時而待後害非至計也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王又爲王猛所譖復見昭亮此恩何可忘也如使秦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關西之地會非吾有以兵屬堅初實在長安與韓黃李根等因讎構蒲寶危坐整容誓之曰

晉書卷之三十一
世云樗蒲有神豈虛也哉若富貴可期頗得三廬於是三擲盡盧寶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堅至澠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許之權翼諫曰垂世豪東夏志不爲人用頃以避禍歸誠冠軍之號豈足以稱其心哉且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便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惟宜急其羈絆不可任其所欲堅不從時堅子丕先在鄴會丁零翟斌聚衆謀逼洛陽丕謂垂曰翟斌兄弟因王師小失敢肆凶勃非冠軍英略莫可以滅於是配垂兵二千遣其將苻飛龍率兵騎一千爲垂之副丕戒飛龍

曰卿王室肺腑年秩雖卑其實帥也垂爲二軍之統卿爲謀垂之主用兵制勝之權防微杜貳之略委之於卿卿其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輕侮方鎮殺吏焚亭反形已露終爲亂階將老兵疲可襲而取之矣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曰垂既不忠於燕其肯盡忠於我乎今不擊之必爲後害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爲小仁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爲鮮卑虜矣垂至河內殺飛龍悉誅氏兵召募遠近衆至三萬濟

晉書卷之三十六
河焚橋翟斌聞垂濟河遣使推垂爲盟主垂距之垂
進欲襲據洛陽故見苻暉以臣節退又未審斌之誠
款故距之垂至洛陽暉閉門距守不與垂通斌又遣
長史河南郭通說垂乃許之斌率衆會垂勸稱尊號
垂曰新興侯國之正統孤之君也若以諸君之力得
平關東當以大義喻秦奉迎反正無上自尊非孤心
也謀於衆曰洛陽四面受敵北阻大河至於控馭燕
趙非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都據之以制天下衆咸
以爲然乃引師而東初垂之發鄴中子農及兄子楷
紹弟子宙爲苻丕所畱及誅飛龍遣田生密告農等

使起兵趙魏以相應於是農宙奔列人楷紹奔辟陽
衆咸應之衆至十餘萬垂引兵至滎陽以太元八年
自稱燕王承制行事以翟斌爲河南王翟檀爲弘農
王弟德爲范陽王兄子楷爲太原王衆至二十餘萬
濟自石門長驅攻鄴農楷紹宙等率衆會垂立子寶
爲燕王太子封功臣爲公侯伯子男者百餘人苻丕
乃遣侍郎姜讓讓垂垂謂讓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
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然後修復國家之
業與秦永爲隣好何故闇於機運不以鄴見歸大義
滅親况於意氣之顧公若迷而不返者孤亦欲窮兵

勢耳今事已然恐單馬乞命不可得也讓厲色責垂
曰將軍不容于家國投命于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
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臭味不同竒將軍于
一見託將軍以斷金寵踰宗舊任齊懿藩自古君臣
合契之重豈甚此邪方付將軍以六尺之孤萬里之
命奈何王師小敗便有二圖夫師起無名終則弗成
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將軍起無名之師而欲興天所
廢竊未見其可長樂公主上之元子居陝東之任爲
朝廷維城其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將軍欲裂
冠毀冕拔本塞源者自可任將軍兵勢何復多云但

念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忽爲逆鬼
竊爲將軍痛之垂默然左右勸垂殺之垂曰古者兵
交使在其間犬各吠非其主何所問也乃遣讓歸垂
攻拔鄴鄆不固守中城垂塹而圍之翟斌請爲尚書
令不得斌怒密應苻丕事洩垂誅之斌兄子真率其
部衆北走邯鄲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必死守不降
丁零叛擾乃我心腹之患吾欲遷師新城開其逸路
進以謝秦主疇昔之恩退以嚴擊真之備於是引師
去鄴北屯新城慕容農進攻翟嵩於黃泥破之垂謂
其范陽王德曰苻丕吾縱之不能去方引晉師規固

鄴都不可置也進師又攻鄴開其西奔之路羣僚聞
慕容暉爲苻堅所殺勸垂僭位垂以慕容冲稱號關
中不許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衆救苻不至鄴垂逆
戰敗績遂徹鄴圍退屯新城垂自新城北走牢之追
垂連戰皆敗又戰於五橋澤王師敗績苻丕棄鄴城
奔於并州垂定都中山群僚勸卽尊號垂從之以太
元十一年僭卽位立寶爲太子畱守中山垂率諸將
南攻翟遼以楷爲前鋒都督遼之部衆皆燕趙人也
咸曰太原王之子吾之父母相率歸附遼懼遣使請
降垂厚撫之以其太子寶錄尚書政事巨細皆委之

垂總大綱而已翟遼死子釗代立垂引師伐釗於滑
臺次於黎陽津釗於南岸距守諸將惡其兵精咸諫
不宜濟河垂笑曰豎子何能爲遂徙營就西津爲牛
皮船百餘艘載兵列杖溯流而上釗先以大衆備黎
陽見垂向西津乃棄營西距垂潛遣慕容鎮於黎陽
津夜濟壁於河南釗聞而奔還士衆疲渴走歸滑臺
釗携妻子率數百騎北趣白鹿山農追擊盡擒其衆
釗單騎奔長子西燕主慕容永以釗爲大將軍於是
議征長子諸將咸諫垂笑曰吾計決矣且吾投老扣
囊底智足以尅之不復畱逆賊以累子孫也乃發步

騎七萬遣慕容楷出自澄口慕容農入自壺關垂頓
於鄴之西南月餘不進永謂垂詭道伐之乃攝諸軍
還杜太行軹關垂進師入自天井關至於壺壁永率
精兵五萬來距阻河曲以自固馳使請戰垂列陣於
壺壁之南農楷分爲二翼慕容國伏千兵於深澗與
永大戰垂引軍偽退永追奔數里國發伏兵馳斷其
後楷農夾擊之永師大敗斬首八千餘級永奔還長
子進圍之永奔北門爲前驅所獲於是數而戮之垂
遣其太子寶及農與慕容麟等率衆八萬伐魏慕容
德慕容紹以步騎一萬八千爲寶後繼魏聞寶將至

徙往河西寶進師臨河懼不敢濟還次叅合忽有黑
氣如隄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迅
魏軍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笑而不納曇猛固以
爲言乃遣麟率騎三萬爲後殿以禦非常麟以曇猛
言爲虛縱騎遊獵俄而黃霧四塞日月晦暝魏師大
至三軍奔敗還者十一二紹死之寶耻叅合之敗請
更擊魏慕容德亦曰魏人狃於叅合之役有輕太子
之心宜及聖略摧其銳志垂從之畱德守中山自率
大衆出叅合鑿山開道次於獵嶺遣寶與農出天門
征北慕容龍征西慕容盛踰青山襲魏陳畱公虔於

平城陷之收其衆三萬餘人而還垂至參合見往年
戰處積骸如山設弔祭之禮死者父兄一時號哭軍
中皆慟垂慚憤歐血因而寢疾乘馬輿而進過平城
北三十里疾篤築燕昌城而還卒于上谷之俎陽時
年七十一凡在位十三年

慕容寶

盛熙雲

慕容寶字道祐垂之第四子也垂死嗣僞位初垂以
寶冢嗣未建每憂之寶庶子清河公會多材藝有雄
略垂深奇之垂之伐魏以龍城舊都宗廟所在使會
鎮幽州委以東北之重臨死顧命以會爲寶嗣而寶

寵愛少子濮陽公策意不在會寶庶長子長樂公盛
自以同生年長耻會先之乃盛稱策宜爲儲貳寶大
悅立策母段氏爲皇后策爲皇太子盛會進爵爲王
策字道符年十一美姿貌而蠢弱不慧魏伐并州驃
騎李農逆戰敗績寶引羣臣於東堂議之慕容麟曰
魏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自完守設備待其弊而
乘之於是脩城積粟爲持久之備魏進據博陵魯口
諸將望風奔退寶聞魏有內難乃盡衆出距敗績而
還魏軍進攻中山其尚書慕容皓謀殺寶立慕容麟
謀泄皓斬關奔魏麟懼不自安出奔丁零初寶聞魏

晉書卷之三十一
九
之來伐也使慕容會率幽并之衆赴中山麟既叛寶
恐其逆奪會軍與其太子策及農隆等萬餘騎迎會
於薊以開封公慕容詳守中山會步騎二萬列陣而
進迎寶薊南寶分其兵給農隆會以策爲太子有恨
色寶以告農隆俱曰會一年少專任方事習驕所致
豈有他也臣當以禮責之左右勸寶殺會會聞之彌
懼奔于廣都黃榆谷會遣壯士二千餘人分襲農隆
隆見殺農中重創旣而會歸於寶寶意在誅會誘而
安之潛使慕容騰斬會不能傷會復奔其衆於是勒
兵攻寶寶率數百騎馳如龍城會率衆追之遣使請

誅左右佞臣并求太子寶弗許會圍龍城侍御郎高
雲夜率敢死士百餘人襲會敗之悉衆逃散單馬奔
還中山踰圍而入爲慕容詳所殺詳僭稱尊號荒酒
奢淫殺戮無度慕容麟率丁零之衆入中山斬詳復
僭稱尊號與魏師戰於義臺麟軍敗績魏師遂入中
山麟乃奔鄴慕容德遣侍郎李延勸寶南伐寶大悅
以慕容騰爲前軍大司馬慕容農爲中軍寶爲後軍
步騎三萬次于乙連長上段速骨因衆軍之憚役也
殺司空樂浪王宙逼立高陽王崇寶單騎奔農馳還
龍城蘭汗潛與速骨通謀速骨進師攻城農爲蘭汗

所譎潛出赴賊爲速骨所殺衆皆奔散寶與慕容盛
慕容騰等南奔蘭汗奉太子策承制遣使迎寶寶以
汗垂之季舅盛又汗之壻也必謂忠款無貳乃還至
龍城汗引寶入於外邸弒之時年四十四在位三年
卽隆安三年也汗又殺其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
人汗自稱昌黎王 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也少沉
敏多謀略苻堅誅慕容氏盛潛奔於冲及冲稱尊號
有自得之志盛年十二謂叔父柔曰今中山王智不
先衆才不出下恩未施人先自驕大以盛觀之鮮不
覆敗俄而冲爲段木延所殺盛隨慕容永更如長子

謂柔曰今崎嶇於鋒刃之間在疑忌之際愚則爲人
所猜智則危甚巢幕當如鴻鵠高飛一舉萬里不可
坐待罟網也於是與柔及弟會間行東歸于慕容垂
遇盜陝中盛曰我六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
欲當吾鋒乎試豎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
命如其不中當束手相授盜乃豎箭盛一發中之盜
曰郎貴人之子故相試耳資而遣之歲餘永誅雋垂
之子孫男女無遺盛旣至垂問以西事畫地成圖垂
笑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愛孫有自
來矣於是封長樂公寶卽僞位進爵爲王寶自龍城

晉史冊 卷之三十六
南伐盛留統後事及段速骨作亂馳出迎衛寶幾爲
速骨所獲賴盛以免後寶爲蘭汗所殺盛馳進赴哀
將軍張真固諫以爲不可盛曰我今投命告以哀窮
汗性愚近必顧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間足展吾
志遂入赴喪汗妻乙氏泣涕請盛汗亦哀之遣其子
穆迎盛舍之宮內親敬如舊汗兄提弟難勸汗殺盛
汗不從慕容奇汗之外孫也汗亦宥之奇入見盛遂
相與謀盛遣奇起兵于外衆至數千汗遣蘭提討奇
提驕佞淫荒事汗無禮盛因間之於汗曰奇小兒也
未能辦此必內有應之者提素驕不可委以大衆汗

因發怒收提誅之遣其撫軍仇尼慕率衆討奇汗兄
弟見提之誅莫不危懼皆阻兵背汗襲敗慕容汗大
懼遣其子穆率衆討之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也
奇今起逆盛必應之兼內有蕭牆之難不宜養心腹
之疾汗將誅盛引見察之盛妻以告于是僞稱疾篤
不復出入汗乃止有李早衛雙劉志張豪張真者皆
盛之舊昵蘭穆引爲腹心早等屢入見盛潛結大謀
會穆討蘭難等斬之大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因如
廁袒而踰墻入於東宮與李早等誅穆衆皆踴呼進
攻汗斬之于是內外恬然士女咸悅盛以長樂王稱

制初慕容竒聚衆於建安將討蘭汗百姓翕然從之
盛旣誅汗命竒罷兵竒阻兵叛盛盛擊敗之執竒而
還盛於是僭卽尊位遼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威制
境內盛疑之累徵不赴以母在龍城未敢顯叛乃陰
引魏軍將爲自安之計因表請發兵以距寇盛曰此
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盡滅其族遣輔國將軍
李旱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旱旋師朗聞其家被誅
也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旱中路而還謂有內變
不復爲備畱其子養守令支躬迎魏師於北平旱候
知之襲尅令支遣廣威孟廣平率騎迎朗及于無終

斬之初盛之追旱還也群臣莫知其故旱旣斬朗盛
謂群臣曰前追旱還者正爲此耳朗鳩合同類未可
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盈怠其志卒然掩之必尅之理
也群臣皆曰非所及也盛立其子遼西公定爲太子
謙其群臣于新昌殿盛曰諸卿各言其志朕將覽之
七兵尚書丁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進曰在上不驕
高而不危臣之願也盛笑曰丁尚書年少安得長者
之言乎盛以威嚴馭下驕暴少親多所猜疑故信言
及之左將軍慕容國等謀叛事覺誅之死者五百餘
人前將軍段璣等因衆心動搖夜於禁中鼓譟大呼

盛聞變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俄而有一賊從闇中擊傷盛遂輦升前殿申約禁衛召叔父河間公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盛死時年二十九在位三年盛幼而羈賤流漂長則遭家多難夷險安危備嘗之矣懲寶闇而不斷遂峻極威刑纖芥之嫌莫不裁之于未萌防之於未兆於是人不自安忠親皆貳安忍無親所以卒於不免是歲隆安五年也

熙字道文垂之少子也及盛死其太后丁氏以國多難宜立長君群望皆在平原公元而丁氏意在於熙遂廢太子定迎熙入宮群臣勸進熙以讓元元固以

讓熙熙遂僭卽尊位元以嫌疑賜死元字道光寶之弟囚子也初熙烝于丁氏故爲所立及寵幸苻貴人丁氏怨恚呪詛熙大怒逼丁氏令自殺爲其昭儀苻氏鑿曲光海清涼池季夏盛暑士卒不得休息喝死者大半立其貴嬪苻氏爲皇后昭儀苻氏死僞謚愍皇后二苻並美而艷刑賞大政無不由之其后好游田熙從之北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百姓苦之士卒爲豺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熙伐高句驪以苻氏從爲衝車地道以攻遼東熙曰待剗平寇城朕當與后乘輦而入不聽將士先登于是城內嚴

晉書 卷之三十六
備攻之不能下會大雨雪士卒多死乃引歸爲苻氏起承華殿高承光一倍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苻氏嘗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大辟其虐也如此苻氏死熙悲號躄躄氣絕而蘇大歛既訖復啓其棺而與交接服斬縗食粥制百僚於宮內哭臨使有司案檢哭者有淚以爲忠孝無則罪之于是群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爲淚焉號苻氏墓曰微平陵熙被髮徒跣步從苻氏喪輜車高大毀北門而出衛中將軍馮跋等結盟推慕容雲爲主發尚方徒五千餘人閉門距守中黃門趙洛生奔

告之熙曰此鼠盜耳朕還當誅之乃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尅遂敗走微服隱于林中雲得而弑之及其諸子同殯城北時年三十三在位六年垂以孝武帝太元八年僭立至熙四世凡二十四年以安帝義熙二年滅初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禿頭小兒來滅燕藁字上有艸下有禾兩頭然則禾艸俱盡而成高字雲父名拔小字禿頭三子而雲季也熙竟爲雲所滅如謠言焉

慕容雲字子雨寶之養子也祖父高和句驪之支庶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爲氏焉雲沉深有局量

厚重希言時人咸以爲愚唯馮跋竒其志度而友之
寶之爲太子雲以武藝給事寶子之賜姓慕容氏熙
之葬苻氏也馮跋詣雲告之以謀雲懼跋等彊之雲
遂卽天王位復姓高氏署馮跋侍中都督中外諸軍
事雲臨東堂幸臣離班桃仁懷劍執紙而入稱有所
啓拔劍擊雲雲以几距班桃仁進而弑之馮跋遷雲
尸于東宮雲自以無功德而爲豪傑所推常內懷懼
故寵養壯士以爲腹心離班桃仁等並專典禁衛委
之以爪牙之任賞賜月至數千萬衣食臥起皆與之
同終以此致敗云

馮跋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也其先畢萬後萬之子孫
有食采馮鄉者因以氏焉跋寬仁有大度飲酒一石
不亂所居上每有雲氣嘗夜見天門開神光赫然燭
于庭內及慕容寶僭號署中衛將軍初跋弟素弗與
從兄萬泥及諸少年游於水濱有一金龍浮水而下
素弗謂萬泥曰頗有見否萬泥等皆曰無所見也乃
取龍而示之咸以爲非常之瑞慕容熙聞而求焉素
弗秘之熙怒及卽僞位密欲誅跋兄弟跋懼乃與諸
弟逃于山澤時賦役繁數人不堪命跋兄弟謀曰熙

今昏虐兼忌吾兄弟不可坐受誅滅當及時而起立
公侯之業事若不成死其晚乎遂與萬泥等二十二
人結謀遂殺熙立高雲為主及雲爲其幸臣所殺跋
衆推跋爲主于是僭稱天王于昌黎而不徙舊號卽
國曰燕署弟素弗爲大司馬封遼西公馮弘爲驃騎
大將軍封中山公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勵意農桑勤
心政事乃下書省徭薄賦墮農者戮之力田者褒賞
每遣守宰必親見東堂問爲政事之要令極言無隱
以觀其志於是朝野競勸焉跋又下書曰今疆宇無
虞百姓寧業而田畝荒穢有司不隨時督察欲令家

給人足不亦難乎桑柘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見
其利可令百姓人殖桑一百根柘二十根又下書曰
聖人制禮送終有度重其衣衾厚其棺槨將何用乎
人之亡也精魂上歸於天骨肉下歸於地朝終夕壤
無寒暖之期衣以錦繡服以羅紈寧有知哉厚於送
終貴而收葬皆無益亾者有損於生申下境內自今
皆令奉之跋又下書曰自頃喪難禮崩樂壞閭閻絕
諷誦之音後生無庠序之教子衿之歎復興于今豈
所以穆章風化崇闡斯文可營建太學以長樂劉軒
營丘張熾成周翟崇爲博士簡二千石已下子弟年

晉書 卷之三十一
十三已上教之有赤氣四塞太史令張穆言於跋曰
兵氣也今大魏威制六合而聘使斷絕自古未有隣
國接境不通和好違義怒隣取亾之道宜修和結盟
跋曰吾當思之尋而魏軍大至以有備引還跋立十
一年至是元熙元年也此後事入於宋至元嘉七年
死弟弘殺跋子翼自立後爲魏所伐東奔高句驪居
二年高句驪殺之始跋以孝武太元二十年僭號至
弘二世凡二十有八載

馮素弗跋之長弟也慷慨有大志姿貌魁偉雄傑不
群任俠放蕩不修小節故時人未之竒惟王齊異焉

曰撥亂才也弱冠自詣慕容熙尚書左丞韓業請婚
業怒而距之南宮令成藻豪俊有高名素弗造焉藻
命門者勿納素弗逕入與藻對坐旁若無人談飲連
日藻始竒之曰吾遠求騏驎不知近在東隣何識子
之晚也當世俠士莫不歸之及熙僭號爲侍御郎小
帳下督跋之僞業素弗所建也及爲宰輔謙虛恭慎
非禮不動雖廝養之賤皆與之抗禮車服屋宇務於
儉約修已率下百僚憚之初爲涼尹及鎮營丘百姓
歌之嘗謂韓業曰君前既不顧今將自取何如業拜
而陳謝素弗曰既往之事豈復與君計之待業彌厚

好存亡繼絕申拔舊門問侍中陽哲曰秦趙勲臣子弟今何在乎哲曰皆在中州惟桃豹孫鮮在焉素弗召爲左常侍論者歸其有宰衡之度跋之七年死跋哭之哀慟比塋七臨之

乞伏國仁

乞伏乾歸

乞伏熾磐

乞伏國仁隴西鮮平人也國仁父司繁始遷于度堅山尋爲苻堅將王統所襲部衆叛降於統司繁歎謂左右曰智不距敵德不撫衆劍騎未交而本根已敗見衆分散勢亦難全若奔諸部必不我容吾將爲呼韓邪之計矣乃詣統降於堅堅大悅署爲南單于留

之長安以司繁叔父吐雷爲勇士護軍撫其部衆俄而鮮卑勃寒侵斥隴右堅以司繁爲鎮西將軍以討之勃寒懼而請降司繁遂鎮勇士川甚有威惠司繁卒國仁代鎮及堅興壽春之役徵爲前將軍會國仁叔父步顏叛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顏聞而大悅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高會攘袂大言曰苻氏往因趙石之亂遂妄竊名號窮兵極武跨僭八州疆宇旣寧宜綏以德方勤心遠略騷動蒼生違天怒人將何以濟且物極則虧禍盈而覆者天之道也以吾量之是役也難以免矣當與諸君成一方之業及堅敗

歸乃招集諸部有不附者討而并之衆至十餘萬及
堅爲姚萇所殺國仁謂其豪帥曰苻氏以高世之姿
而困於烏合之衆可謂天也夫守常迷運先達耻之
見機而作英豪之舉吾雖薄德藉累世之資豈可睹
時來之運而不作乎以孝武太元十年自稱大單于
領秦河二州牧以其弟乾歸爲上將軍明年南安祕
宜及諸羌虜來擊國仁四面而至國仁謂諸將曰先
人有奪人之心不可坐待其至宜抑威餌敵羸師以
張之軍法所謂怒我而怠寇也于是勒衆五千襲其
不意大敗之苻登遣使者署國仁苑川王太元十三

年國仁死在位四年 乾歸國仁弟也雄武英傑沉
雅有度量國仁之死也其群臣咸以國仁之子公府
冲幼宜立長君乃推乾歸爲河南王遂遷於金城太
元十四年苻登遣使署乾歸金城王氏王楊定率衆
四萬伐之乾歸謂諸將曰楊定以勇虐聚衆窮兵逞
欲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定之此役殆天以之資我
也于是遣其涼州牧乞伏軻殫秦州牧乞伏益州立
義將軍詰歸距之定敗益州於平川軻殫詰歸引衆
而退翟瑄奮劍諫曰吾王以神武之姿開基隴右東
征西討靡不席卷威振秦梁聲光巴漢將軍以維城

之重受閩外之寄宜宣力致命輔寧家國秦州雖敗
二軍猶全奈何不思赴救便逆奔散何面目以見王
乎昔項羽斬慶子以寧楚胡建戮監軍以成功將軍
之所聞也瑄誠才非古人敢忘項氏之義乎軻殫曰
向所以未赴秦州者未知衆心何如耳敗不相救軍
罰所先敢自寧乎乃率騎赴之益州詰歸亦勒衆而
進大敗定斬定及首虜萬七千級於是盡有隴西巴
西之地太元十七年署其長子熾磐領尚書令呂光
率衆十萬將伐乾歸咸勸其東奔成紀乾歸不從謂
諸將曰昔曹孟德敗袁本初於官渡陸伯言摧劉玄

德於白帝皆以權略取之豈在衆乎光雖舉全州之
軍而無經遠之筭不足憚也且其精卒盡在呂延延
雖勇而愚易以竒策制之延軍若敗光亦遁還乘勝
追奔可以得志衆咸曰非所及也建安元年光遣其
子纂伐乾歸使呂延爲前鋒乾歸泣謂衆曰今事勢
窮蹙逃命無所死中求生正在今日涼軍雖四面而
至然相去遼遠山河旣阻力不周接敗其一軍而衆
軍自退乃縱反間稱秦王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延信
之引師輕進果爲乾歸所敗遂斬之乾歸所居南景
門崩惡之遂遷於苑川姚興將姚碩德率衆五萬伐

晉史冊 卷之三十六 三十一
之入自南安峽興潛師繼發乾歸謂諸將曰姚興盡
中國之師軍勢甚盛山川阻狹無縱騎之地宜引師
平川伺其怠而擊之存亾之機在斯一舉卿等勉之
于是遣衛軍慕容允率中軍二萬遷于柏陽鎮軍羅
敦將外軍四萬遷於侯辰谷乾歸自率輕騎數千候
興軍勢俄而大風昏霧遂與中軍相失爲興追騎所
逼入於外軍旦而交戰爲興所敗乾歸遂走金城謂
諸豪帥曰吾才非命世謬爲諸君所推叨竊名器年
踰一紀今人衆已散勢不得安吾欲西保允吾以避
其鋒卿等宜安土降秦保全妻子群下咸曰昔古公

杖策幽人歸懷玄德南奔荆楚襁負分岐之感古人
所悲况臣等義深父子請死生與陛下俱乾歸曰自
古無不亾之國廢興命也苟天未忘我冀興復有期
德之不建何爲俱死公等自愛吾將寄食以終餘年
於是大哭而別乃率騎數百馳至允吾禿髮利鹿孤
遣弟儻檀迎乾歸處之於晉興南羌梁弋等遣使招
之乾歸將叛謀洩懼爲利鹿孤所害謂其子熾磐曰
利鹿孤忌吾威名勢不全立姚興方盛吾將歸之若
其俱去必爲追騎所及今送汝兄弟及汝母爲質彼
必不疑吾旣在秦終不害汝於是送熾磐兄弟於西

平乾歸遂奔長安姚興見而大悅遣乾歸還鎮苑川
盡以部衆配之元興元年熾磐自西平奔長安姚興
以爲興晉太守姚興慮乾歸終爲西州之患因其朝
也畱爲主客尚書以熾磐監撫其衆熾磐攻尅枹罕
遣使告之乾歸奔還苑川收衆三萬遷於度堅山群
下勸乾歸稱王乾歸從之義熙三年僭稱秦王姚興
力未能西討恐更爲邊害遣使署乾歸河南王乾歸
方圖河右權宜受之遂稱藩於興乾歸敗於五溪有
梟集於其手甚惡之六年爲兄子公府所弑熾磐討
之并其四子輟之乾歸在位二十四年

熾磐乾歸長子也性勇果英毅臨機能斷權略過人
乾歸死熾磐襲僞位僭立十年有雲五色起於南山
熾磐以爲已瑞大悅謂群臣曰吾今年應有所定王
業成矣於是繕甲整兵以待四方之隙聞秃髮儂檀
西征乙弗投劍而起曰可以行矣率步騎二萬襲樂
都秃髮武臺憑城距守熾磐攻之一旬而尅遂入樂
都遣平遠犍虔率騎五千追儂檀徙其文武及百姓
萬餘戶于枹罕儂檀遂降熾磐既兼儂檀兵強地廣
在位七年而宋氏受禪以宋元嘉四年死子慕末嗣
僞位在位三年爲赫連定所殺始國仁以孝武太元

晉史刪卷之三十五
十年僭位至暮末四世凡四十有六載而滅

晉史刪卷之三十七

茅國縉刪次

禿髮烏孤

禿髮利鹿孤

禿髮儁檀

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祖壽闐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爲禿髮因而氏焉壽闐卒孫樹機能壯果多謀略泰始中據有涼州之地武帝爲之盱食後爲馬隆所敗部下殺之以降從弟務丸立死孫權斤立死子思復鞬立部衆稍盛烏孤卽思復鞬之子也及嗣位務農桑修隣好呂光遣使署爲廣武縣侯烏孤登廉川大山泣而不言石亦干進

晉書卷之三十一
呂光乎光年已衰老師徒屢敗光何足懼也烏孤曰
光之衰老亦吾所知但我祖宗以德懷遠殊俗憚威
及吾承業諸部皆叛邇旣乖違遠何以附所以泣耳
其將苻渾曰大王何不振旅誓衆以討其罪烏孤從
之大破諸部隆安元年自稱西平王烏孤從容謂其
群下曰隴右區區數郡地耳兵亂分裂遂至十餘乾
歸擅命河南段業阻兵張掖唐氏假息姑臧吾藉父
兄遺烈思廓清西夏三者何先楊統進曰乾歸本我
所部終必歸服段業儒生且與我隣好乘其危弊非

義舉也呂光衰老嗣紹冲闇二子纂弘內相猜忌若
天威臨之必應鋒瓦解姑臧旣敗二寇自服矣烏孤
然之遂陰有吞并之志烏孤因酒墜馬傷脅笑曰幾
使呂光父子大喜俄而患甚顧謂群下曰方難未靜
宜立長君言終而死在王位三年弟利鹿孤立
利鹿孤以隆安三年卽僞位使記室監麴梁明聘于
段業業曰貴主先王創業啓運有子何以不立梁明
曰先王之命也業曰昔成王弱齡周召作宰雖嗣子
冲幼而二叔休明左提右挈不亦可乎明日宋宣能
以國讓春秋美之孫伯苻委事仲謀終開有吳之業

且兄終弟及殷湯之制也何必胤已爲是紹兄爲非
業曰美哉使乎之義也利鹿孤伐呂隆大敗之獲其
右僕射楊桓僞檀謂之曰安寢危邦不思擇木老爲
囚虜豈曰智也桓曰受呂氏厚恩位忝端貳實耻爲
叛臣以見明主僞檀曰卿忠臣也以爲左司馬利鹿
孤謂其群下曰吾忝承業統三載于茲戎車屢駕無
闢境之功務進賢彥而下猶蓄滯豈所任非才將吾
不明所致也二三君子其極言無諱祠部郎中史嵩
對曰古之王者行師以全軍爲上破國次之今不以
綏寧爲先惟以徙戶爲務安土重遷故有離叛所以

斬將尅城土不加廣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馬文章學
藝爲無用之條非所以來遠人垂不朽也利鹿孤善
之於是以田玄冲趙誕爲博士祭酒以教胄子時利
鹿孤雖僭位尚臣姚興與聞楊桓有德望徵之利鹿
孤餞桓於城東謂之曰本期與卿共成大業事乖本
圖分歧之感實情深古人但卿有佐時之器當振纓
雲閣耀價連城區區河右未足以逞卿才力善勗日
新以成大美桓泣曰臣往事呂氏情節不建陛下宥
臣於俘虜之中顯同賢舊每希攀龍附鳳立尺寸之
功龍門旣開而臣違離公衡之戀豈曰忘之利鹿孤

爲之流涕遣僂檀又攻呂隆昌松太守孟禕于顯美
剋之僂檀執禕而數之曰吾方耀威玉門掃平秦隴
卿固守窮城稽淹王憲國有常刑于分甘乎禕曰明
公開翦河右禕敢距天命釁鼓之刑禕之分也僂檀
釋其縛待以客禮拜左司馬禕請曰呂氏將亾昭然
已定但爲人守而不全復忝顯任竊所未安明公之
恩聽禕就戮于姑臧死且不朽僂檀義而許之利鹿
孤寢疾令曰內外多虞其令車騎嗣業以成先王之
志在位三年而死弟僂檀嗣
僂檀少機警有才略其父奇之謂諸子曰僂檀明識

幹藝非汝等輩也是以諸兄不以授子欲傳之於僂
檀及利鹿孤卽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以委之以
元興元年僭號涼王遷于樂都乞伏乾歸之在晉興
也以世子熾磐爲質後熾磐逃歸爲追騎所執利鹿
孤命殺之僂檀曰臣子逃歸君父宜垂全宥乃赦之
至是熾磐又奔允街僂檀歸其妻子姚興遣使拜僂
檀車騎將軍廣武公僂檀大城樂都姚興涼州刺史
王尚遣主簿宋敞來聘敞父爨呂光時見僂檀於廣
武執其手曰君神爽宏拔逸氣凌雲命世之傑也必
當尅清世難恨吾年老不及見耳以敞兄弟託君至

是僂檀謂敞曰孤以常才謬爲尊先君所見稱詩云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不圖今日得見卿也敞曰大王
仁侔魏祖存念先人雖朱暉眄張堪之孤叔向撫汝
齊之子無以加也僂檀以姚興之盛乃去其年號遣
叅軍關尚聘于興興謂尚曰車騎投誠獻款而輒造
大城臣道固若是乎尚曰王侯設險以自固先王之
制也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勅寇南則逆羌未賓西則
蒙遜跋扈蓋謂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爲嫌
興笑曰卿言是也僂檀率師伐沮渠蒙遜芟其禾苗
而還獻興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興乃署僂檀爲涼州

刺史鎮姑臧僂檀率步騎三萬次於五澗興涼州刺
史王尚出自清陽門僂檀入自涼風門宗敞以別駕
送尚還長安僂檀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
唯卿一人奈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
殿下僂檀曰吾今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略爲之若
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道由人弘實在殿下段
懿孟禕武威之宿望辛晁彭敏秦隴之冠冕裴敏馬
輔中州之令族張昶涼國之舊胤以大王之神略撫
之以威信農戰並修文教兼設可以從橫于天下河
右豈足定乎僂檀大悅僂檀讌群僚于宣德堂仰視

而歎曰古人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孟禕進曰
張文王築城苑繕宮廟爲萬世之業此堂之建垂及
百載十有二主唯信順可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固願
大王勉之僂檀曰非君無以聞讜言也僂檀與赫連
勃勃戰于陽武爲勃勃所敗與數騎奔南山幾爲追
騎所得軍諮祭酒梁哀輔國司馬邊憲等七人謀反
僂檀悉誅之姚興以僂檀外有陽武之敗內有邊梁
之亂遣其尚書郎韋宗來觀釁僂檀與宗論縱橫之
略機變無窮宗出而歎曰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
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氛濟世者亦未必八索九

丘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車騎神機秀發信
一代之偉人由余日磾豈足爲多也宗還長安言于
興曰涼州雖殘弊之後僂檀權詐多方憑山河之固
未可圖也興曰勃勃以烏合之衆尚能破之吾以天
下之兵何足尅也宗曰形移勢變終始殊途陵人者
易敗自守者難攻陽武之役僂檀以輕勃勃致敗今
以大軍臨之必自固求全臣竊料群臣無僂檀匹也
雖以天威臨之未見其利興不從乃遣其將姚弼及
歛成等率步騎三萬來伐又使其將姚顯爲弼等後
繼遣僂檀書云遣尚書左僕射齊難討勃勃懼其西

晉書 卷之三十一
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僣檀以爲然不設備弼衆
至漠口昌松太守蘇霸嬰城固守弼喻霸令降霸曰
汝違負盟誓伐委順之藩天地有靈將不祐汝吾寧
爲涼鬼何降之有城陷斬霸弼至姑臧屯於西苑僣
檀命諸郡縣悉驅牛羊於野歛成縱兵虜掠僣檀率
騎分擊大敗之弼引師而歸僣檀將親率衆伐蒙遜
太史令景保諫曰今太白未出歲星在西宜以自守
難以伐人僣檀曰大軍已集卿欲沮衆邪保曰陛下
不以臣不肖使主察乾象天文不虛必將有變僣檀
怒鎖保而行曰有功當殺汝以徇無功封汝百戶侯

既而蒙遜率衆來距戰于窮泉僣檀大敗單馬奔還
景保爲蒙遜所擒讓之曰卿明於天文爲彼國所任
違天犯順智安在乎保曰臣匪爲無智但言而不從
蒙遜曰昔漢高祖困于平城以婁敬爲功袁紹敗於
官渡而田豐爲戮卿策同一子貴主未可量也卿必
有婁敬之賞者吾今放卿但恐有田豐之禍耳保曰
寡君雖才非漢祖猶不同本初正可不得封侯豈慮
禍也蒙遜乃免之至姑臧僣檀謝之曰卿孤之蒼龜
也而不能從之孤之深罪封保安亭侯僣檀懼爲蒙
遜所滅遂遷於樂都僣檀始出城焦諶王侯等閉門

作難降於蒙遜僣檀議欲西征乙弗孟愷諫曰連年不收上下飢弊南逼熾磐北迫蒙遜百姓騷動下不安業今遠征雖尅後患必深不如結盟于熾磐畜力繕兵相時而動僣檀曰孤將略地卿無沮衆謂其太子武臺曰今內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弊蒙遜近去不能卒來旦夕所慮唯在熾磐彼名微衆寡易以討禦吾不過一月自足周旋汝謹守樂都無使失墜僣檀乃率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獲牛馬羊四十餘萬熾磐乘虛來襲一旬而城潰僣檀謂衆曰今樂都爲熾磐所陷歸還無所卿等能與吾籍乙弗之資取

契汗以贖妻子是所望也遂引師而西衆多逃返僣檀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哉四海之廣匹夫無所容其身何其痛也與其聚而同死不如分而或全樊尼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衆在北者戶垂二萬蒙遜方招懷遐邇汝其西也吾年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熾磐惟陰利鹿隨之僣檀謂利鹿曰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方寸實亂但忠孝之義勢不俱全雖不能西哭沮渠申包胥之誠東感秦援展毛遂之操負羈勒而侍陛下者臣之分也惟願開弘遠猷審進止之

筭僂檀歎曰知人固未易人亦未易知大臣親戚皆棄我去終始不虧者雖卿一人歲寒不凋見之於卿僂檀至西平熾磐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初樂都之潰也諸城皆降于熾磐僂檀將尉賢政固守浩臺不下熾磐呼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孤城獨守何所爲也賢政曰受涼王厚恩爲國家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爲擒先歸獲賞後順受誅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足動懷熾磐乃遣武臺手書喻政政曰汝爲國儲不能盡節面縛于人棄父負君虧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如汝乎旣而聞僂檀至左南乃降熾磐以僂檀爲驃騎大將軍封左南公歲餘爲熾磐所鳩左右勸僂檀解藥僂檀曰吾病宜療邪遂死時年五十一在位十三年武臺後亦爲熾磐所殺烏孤以安帝隆安元年僭立至僂檀三世凡十九年

慕容德字玄明皝之少子也母公孫氏夢日入臍中
 晝寢而生德年未弱冠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偉性
 清慎多才藝慕容儁之僭立也封為梁公及暉嗣位
 改封范陽王德兄垂每與共論軍國大謀謂之曰汝
 器識長進非復吳下阿蒙也暉敗徙於長安苻堅以
 為張掖太守及堅以兵臨江拜德為奮威將軍堅之
 敗也從垂如鄴及垂稱燕王復封范陽王居中鎮衛

晉史刪卷之三十八

茅國縉刪次

慕容德

慕容德字玄明皝之少子也母公孫氏夢日入臍中
 晝寢而生德年未弱冠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偉性
 清慎多才藝慕容儁之僭立也封為梁公及暉嗣位
 改封范陽王德兄垂每與共論軍國大謀謂之曰汝
 器識長進非復吳下阿蒙也暉敗徙於長安苻堅以
 為張掖太守及堅以兵臨江拜德為奮威將軍堅之
 敗也從垂如鄴及垂稱燕王復封范陽王居中鎮衛

參斷政事垂臨終勅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寶既嗣位以德鎮鄴專總南夏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于薊慕容詳又僭號於是德之群臣勸德卽尊號德不從德兄子麟自義臺奔鄴說德曰中山旣沒魏必乘勝攻鄴城大難固及魏軍未至擁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聚兵積穀伺隙而動魏雖拔中山勢不久留不過驅掠而返人不樂徙理自生變可一舉而取之德於是自鄴徙滑臺遇風船沒魏軍垂至衆懼議欲退保黎陽其夕流澌凍合是夜濟師旦魏師至而冰泮若有神焉遂改黎陽津爲天橋津及至滑臺景星

見于尾箕漳水得白玉狀若璽於是德依燕元故事稱元年慕容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其中黃門令趙思召慕容鍾來迎鍾本首議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赴獄馳使白狀德謂其下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駕奉迎謝罪天闕然後角巾私第卿等以爲何如其黃門侍郎張華進曰爭奪之世非雄才不振陛下若蹈匹婦之仁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則身首不保何退讓之有乎德曰吾以古人逆取順守其道未足所以中路徘徊悵然未決耳慕容讓請馳問寶虛實德流涕

晉書 卷之五十八
而遣之乃率壯士數百隨思而北因謀殺寶初寶遣
思之後知德攝位懼而北奔護至無所見執思而還
德以思閑習典故將任之思曰思雖刑餘賤隸荷國
寵靈乞還就上以明微節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衰
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殿下親則叔
父位則上台不能率先群后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
傾爲趙倫之事思雖無申胥哭秦之効猶慕君賓不
生莽世德怒斬之初苻登旣滅登弟廣率部落降於
德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者廣乃自稱秦王
敗德將慕容鍾時德始都滑臺介于晉魏之間地無

十城衆不過數萬及鍾喪師反側之徒多歸于廣德
乃留撫軍慕容和守滑臺親率衆討廣斬之初寶之
至黎陽也和長史李辯勸和納之和不從辯懼謀泄
及德此行也辯又勸和反和不從辯怒殺和以滑臺
降於魏時將士家悉在城內德將攻之韓範言於德
曰魏師已入城據國成資客主之勢翻然復異人情
旣危不可以戰宜先據一方爲關中之基然後畜力
而圖之計之上也德乃止德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
辯率將士家累二萬餘人而出三軍慶悅德謀於衆
曰苻廣雖平而撫軍失據進有疆敵退無所托計將

晉書 卷之三十八
安出張華進曰彭城阻帶山川楚之舊都地嶮人殷
宜攻而據之以爲基本慕容鍾等固勸攻滑臺潘聰
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疆
秦此二國者未可以高枕而待之彭城土廣人稀地
平無嶮又密邇江淮水路通浚且水戰國之所短吳
之所長今雖尅之非久安之計也青齊沃壤號曰東
秦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廣固者曹疑
之所營山川阻險足爲帝王之都宜遣辯士馳說于
前大兵繼進於後辟閭渾昔負國恩必翻然向化如
其守迷不順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旣據之後閉關養

銳伺隙而動此亦二漢之有關中河內也德猶豫未
決沙門朗公素知占候德因訪其所適朗曰敬覽三
策潘尚書之議可謂興邦之術矣今歲初長星起於
奎婁遂埽虛危而虛危齊之分野除舊布新之象宜
先定舊魯巡撫琅邪待秋風戒節然後北轉臨齊天
之道也德大悅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縣悉降置守
宰以撫之存問高年軍無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屬路
德遣使喻齊郡太守辟閭渾渾不從遣慕容鍾擊之
鍾傳檄青州諸郡曰自我永康多難長鯨逸網華夏
四分黎元五裂逆賊辟閭渾父蔚昔同段龕阻亂淄

晉書 卷之三十八 四
川太宰東征勦絕凶命渾於覆巢之下蒙全卵之施
曾微犬馬識養之心復虜凶夫樂禍之志盜據東秦
遠附吳越割剝黎元委輸南海皇上應期大命再集
矜彼營丘暫阻王略故以七州之衆二十餘萬巡省
岱宗問罪齊魯昔韓信以裨將伐齊有征無戰耿弇
以偏軍討步尅不移朔况以萬乘之師埽一隅之寇
傾山碎卵方之非易孤以不才忝荷先驅都督元戎
一十二萬皆烏丸突騎三河猛士奮劍與夕火爭光
揮戈與秋月競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尅以此衆戰何
敵不平渾若先迷後悟榮寵有加如其敢抗王師敗

滅必無遺燼稷下之雄岱北之士有能斬送渾者賞
同佐命脫履機不發必玉石俱摧渾聞德軍將至徙
八千餘家入廣固諸郡皆承檄降於德渾懼將妻子
奔于魏渾參軍張瑛常與渾作檄辭多不遜德擒而
讓之瑛神色自若徐對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
通通遇漢祖而蒙恕臣遭陛下而嬰戮比之古人竊
爲不幸德初善其言後竟殺之德遂入廣固僭卽皇
帝位後讌其群臣酒酣笑而言曰朕雖寡薄可方古
何等主也其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少康
光武之儔德顧命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賜多爲讓

晉書 卷之三十八 五
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乎韓範進曰臣聞天子
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
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自是昌言競進朝多直
士矣德母兄先在長安遣平原人杜弘如長安問存
否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動止便即西如張掖
以死爲効臣父雄年踰六十乞本縣之祿以申烏鳥
之情張華進曰杜弘未行而求祿要利不可使也德
曰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重之死况爲親尊而可吝
乎且弘爲君迎親爲父求祿雖外如要利內實忠孝
乃以雄爲平原令弘至張掖爲盜所殺德聞而悲之

厚撫其妻子明年德如齊城登營丘望晏嬰冢顧謂
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葬平仲古之賢人達禮者也
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
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則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
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
而葬乎所以不遠門者猶冀悟平生意也德深嘉之
拜尚書郎德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母兄凶問德
號慟吐血因而寢疾德因饗宴乘高遠矚顧謂其尚
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
淳于鄒田之徒蔭脩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飛

晉書 卷之三十八 六
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
丘陵生韻至于今日荒草頽墳氣消煙滅永言千載
能不依然邃答曰武王封比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
墳皆留心賢哲每懷往事陛下慈深二主澤被九泉
若使彼而有知寧不銜荷時桓玄將行篡逆誅不附
已者與州刺史劉軌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征虜將軍
劉敬宣廣陵相高雅之並內不自安皆奔於德於是
講武於城西步兵三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五
萬三千周巨山澤旌旗彌漫鉦鼓之聲振動天地德
登高望之顧謂劉軌高雅之曰昔卻克忿齊子胥怨

楚終能暢其剛烈名流千載卿等既知投身有道當
使無慙昔人也雅之等頓首謝俄而德寢疾于是罷
兵初德迎其兄子超于長安及是而至德夜夢其父
曰汝既無子何不蚤立超爲太子寤而告其妻曰先
帝神明所勅觀此夢意吾將死矣乃下書以超爲皇
太子其月死在位五年時年七十乃夜爲十餘棺分
出四門潛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

慕容超

慕容鍾

封孚

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苻堅破鄴以納
爲廣武太守數歲去官家於張掖德之南征畱金刀

而及垂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納
母公孫氏以耄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囚之于郡
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
將公孫及段氏逃於羌中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
氏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以東歸可
以此刀還汝叔父也平又將超母子奔于呂光及呂
隆降於姚興超又隨涼州人徙于長安超母謂超曰
吾母子全濟呼延氏之力呼今雖死吾欲爲汝納其
女以答厚恩于是娶之超自以諸父在東恐爲姚氏
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異焉勸興

拘以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興大鄙之謂紹曰
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妄語耳由是得去來無禁德遣
使迎之超不告母妻而歸及至廣固呈以金刀具宣
祖母臨終之言德撫之號慟超身長八尺腰帶九圍
精彩秀發容止可觀德甚加禮遇始名之曰超封北
海王德無子頃之立爲太子及德死以義熙元年僭
嗣僞位以慕容鍾爲青州牧段弘爲徐州刺史公孫
五樓爲武衛將軍內叅政事封孚言于超曰臣聞五
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
懿戚望親賢具瞻正應叅翼百揆不宜遠鎮方外今

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新卽位害鍾等權
逼以問五樓五樓欲專斷朝政不欲鍾等在內屢有
間言孚說竟不行鍾宏俱有不平之色相謂曰黃犬
之皮恐當終補狐裘也五樓聞之嫌隙漸違初超自
長安行至梁父慕容法時爲兗州鎮南長史悅壽還
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
族多奇玉林皆寶法曰昔成方遂詐稱衛太子人莫
辯之此復天族乎超聞而恚恨及德死法常懼禍至
因此遂與慕容鍾段宏等謀反已而段宏慕容法出
奔于魏慕容鍾奔姚興超母妻先在長安爲姚興所

拘責超稱藩求大樂諸伎超下書遣群臣詳議左僕
射段暉議曰太上囚楚高祖不廻今陛下嗣守社稷
不宜以私親之故而降統天之尊尚書張華曰昔孫
權重黎庶之命屈已以臣魏惠施惜愛子之頭捨志
以尊齊况陛下慈德在秦方寸崩亂宜暫降大號以
申至孝之情超大悅曰張尚書得吾心矣遣韓範聘
于興及至長安興謂範曰封愷前來燕王與朕抗禮
及卿至也欵然而附爲依春秋以小事大之義爲當
專以孝敬爲母屈也範曰陛下光宅西秦本朝定鼎
東齊中分天曜南面僉帝通聘維好義尚謙冲使至

晉書 卷之三十八
九
矜誕苟折行人殊似吳晉爭盟滕薛競長恐彼我俱
失竊未安之興怒曰若如卿言便是非爲大小而來
範曰雖由大小之義亦緣寡君純孝過於重華願陛
下體敬親之道霈然垂愍興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
過之今不及矣於是爲範設舊交之禮申敘平生謂
範曰燕王在此朕亦見之風表乃可於機辯未也範
曰大辨若訥聖人美之况爾日龍潛鳳戢和光同塵
若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可謂使
乎延譽者也許以超母妻還之慕容凝自梁父奔于
姚興言于興曰燕王稱藩本非推德權爲母屈耳古

之帝王尚興師徵質豈可虛還其母乎母若一還必
不復臣也宜先制其送伎然後歸之興意乃變遣使
聘于超超遣其僕射張華送大樂伎一百二十人于
姚興興大悅延華入燕酒酣樂作興黃門侍郎尹雅
謂華曰昔殷之將亡樂師歸周今皇秦道盛燕樂來
庭廢興之兆見於此矣華曰自古帝王爲道不同權
譎之理會于功成故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今
總章西入必由余東歸禍福之驗此其兆乎興怒曰
昔齊楚競辯二國連師卿小國之臣何敢抗衡朝士
華遜辭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上國旣遣小國

晉書卷之三十八
之臣辱及寡君社稷臣亦何心而不仰酬興善之于
是還超母妻義熙三年超祀南郊將登壇有獸大如
馬狀類鼠而色赤集于園丘之側俄而不知所在須
臾大風暴起天地晝昏其行宮羽儀皆振裂超懼密
問其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臣誅戮賢良
賦歛繁多事役殷苦所致也超懼而大赦譴責公孫
五樓等俄而復之是歲廣固地震河濟凍合而渾水
不冰時公孫五樓爲侍中尚書專總朝政時人爲之
語曰欲得侯事五樓劉裕率師將討之超引見羣臣
議距王師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戰初鋒勇

銳不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
氣可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運別勅段暉
率兗州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
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
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釁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
逆戰下策也超曰京都殷盛戶口衆多非可一時入
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今據五州之疆帶山河之固
戰車萬乘鐵馬萬群縱令過峴至于平地徐以精騎
踐之此成擒也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
爲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

晉書 卷之三十八
二
峴自貽窘逼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終屈于韓信
諸葛瞻不據東馬之險卒擒於鄧艾臣以爲天時不
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謨曰
主上旣不能芟苗守險又不肯徙人逃寇酷似劉璋
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等中華之士復爲文身矣
超聞而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莒梁父二戍脩城隍簡
士馬畜銳以待之其夏王師次東莞超遣其左軍段
暉等進據臨朐俄而王師度峴超懼率卒四萬就暉
等于臨朐謂公孫五樓曰宜進據川源晉軍至而失
水亦不能戰矣五樓馳騎據之劉裕前驅已至川源

五樓戰敗而反裕遣銳卒攻破臨朐暉戰死超奔還
廣固徙國內人入保小城使其尚書郎張綱乞師于
姚興赦慕容鎮進都督中外諸軍事鎮進曰百姓之
心係於一人陛下旣躬率六軍身先奔敗羣臣解心
士庶喪氣內外之情不可復恃聞西秦自有內難恐
不暇救人正當更決一戰以爭天命如其不濟死尚
爲美不可閉門受圍慕容惠曰不然晉軍乘勝有陵
人之氣敗軍之將何以禦之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
爲患必分兵救我但自古乞援不遣大臣則不致重
兵尚書令韓範德望具瞻燕秦所重宜遣乞援以濟

晉書 卷之三十一
時艱于是遣範與王簿乞師于姚興未幾裕師圍城
四面皆合人有竊告裕軍曰若得張綱爲攻具者城
乃可得耳是月綱自長安歸遂奔於裕裕令綱周城
大呼曰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超怒伏弩射之乃
退尚書張俊自長安還降於裕說裕曰今燕人所以
固守者外杖韓範與得秦援宜密信誘範啗以重利
範來則燕人絕望自然降矣裕從之遣範書以招之
時姚興遣其將姚強率步騎一萬隨範就其將姚紹
于洛陽并兵來援會赫連勃勃大破秦軍興追強還
長安範嘆曰天其滅燕乎會得裕書遂降於裕翌日

裕將範循城由是人情離駭無復固志明年朔旦超
登天門朝群臣于城上超幸姬魏夫人從超登城見
王師之盛握超手相對泣韓謨諫曰陛下遭百六之
會正是勉強之秋而反對女子悲泣何其鄙也超拭
目謝之於是賀賴盧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戰王師不
利河間人玄文說裕曰昔趙攻曹疑望氣者以爲澠
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石季龍從
之而疑請降後慕容恪之圍段龕亦如之而龕降降
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至
是城中男女患脚弱病者大半超輦而升城尚書悅

壽言于超曰天地不仁助寇爲虐戰士疇病日就凋
隕守困窮城息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宜追許
鄭之蹤以存宗廟之重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
決死不能銜璧求生於是張綱爲裕造衝車覆以版
屋蒙之以皮并設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用
又爲飛樓懸梯木幔之屬遙臨城上超大怒懸其母
而支解之城中出降者相繼裕四面進攻殺傷甚衆
悅壽遂開門以納王師超與左右數十騎出爲裕
軍所執裕數之以不降之狀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
唯以母託劉敬宣而已送建康市斬之時年二十六

在位六年德以安帝隆安四年僭立至超二世凡十
一年以義熙六年滅 封孚字處道渤海脩人也幼
而聰敏和裕有士君子之稱寶僭位累遷吏部尚書
及蘭汗之篡南奔辟閭渾渾表爲渤海太守德至莒
城孚出降德曰朕平青州不以爲慶喜於得卿也常
外總機事內叅密謀雖位任崇重謙虛博納甚有大
臣之體及超嗣位政出權嬖殘虐滋盛孚屢盡匡救
超不能納也後臨軒謂孚曰朕於百王可方誰孚對
曰桀紂之主超大慙怒孚徐步而出不爲改容司空
鞠仲失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其亢厲宜應還謝孚

日行年七十墓木已拱惟求死所耳竟不謝以超三年死於家時年七十一文筆多傳于世

晉史刪卷之三十九

茅國縉刪次

沮渠蒙遜

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也其先世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為氏焉蒙遜博涉群史頗曉天文雄傑有英略滑稽善權變梁熙呂光皆竒而憚之故常游飲自晦會伯父羅仇麴粥從呂光征河南光軍大敗麴粥言於兄羅仇曰主上荒耄驕縱諸子朋黨相傾讒人側目今軍敗將死正是智勇見猜之日可不懼乎吾兄弟素為所憚與其經死溝瀆豈若勒眾向西平奮

臂大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爲一方所歸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俄而皆爲光所殺宗姻諸部會葬者萬餘人蒙遜哭謂衆曰昔漢祚中微吾祖翼獎寶融保寧河右呂王昏耄荒唐無道豈可不上繼先祖之志使二父有恨黃泉衆咸稱萬歲遂斬光中田護軍馬邃臨松令并祥以盟一旬之間衆至萬餘屯據金山與從兄男成推光建康太守段業爲涼州牧建康公業以蒙遜爲張掖太守男成爲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業僭稱涼王憚蒙遜雄武微欲遠之乃以蒙遜爲臨池太守業門下侍

郎馬權雋爽有逸氣武略過人業以權代蒙遜爲張掖太守甚見親重每輕凌蒙遜蒙遜亦憚而怨之乃譖之於業曰天下不足慮惟當憂馬權耳業遂殺之蒙遜謂男成曰段業愚闇非濟亂之才所憚惟索嗣馬權今皆死矣蒙遜欲除業以奉兄何如男成曰業羈旅孤飄我所建立有吾兄弟猶魚之有水人旣親我背之不祥乃止蒙遜旣爲業所憚內不自安請爲西安太守業亦以蒙遜有大志懼爲朝夕之變乃許焉蒙遜期與男成同祭蘭門山密遣司馬許咸告業曰男成欲謀叛許以取假日作逆若求祭蘭門山臣

晉書 卷之三十六
言驗矣至期日果然業收男成令自殺男成曰蒙遜
欲謀叛先已告臣臣以兄弟之故隱忍不言以臣今
在恐部人不從與臣尅期祭山返相誣告臣若朝死
蒙遜必夕發乞詐言臣死暴臣罪惡蒙遜必作逆臣
投袂討之事無不捷業不從蒙遜聞男成死泣告衆
曰男成忠於段公枉見屠害諸君能爲報仇乎男成
素有恩信衆皆憤泣而從之羌胡響應蒙遜至張掖
業左右皆散遂斬之業京兆人也博涉史傳有尺牘
之才無他權略故爲奸佞所誤隆安五年梁中庸房
畧田昂等推蒙遜爲梁州牧張掖公擢任賢才文武

咸悅時姚興遣使人梁斐張構等拜蒙遜沙州刺史
西海侯亦拜秃髮儂檀爲車騎將軍封廣武公蒙遜
聞之不悅謂斐等曰儂檀上公之位而身爲侯者何
也構對曰儂檀輕狡不仁欸誠未著聖朝所以加其
重爵者褒其歸善卽敘之義耳將軍忠貫白日勲高
一時當入諧鼎味匡贊帝室安可以不信待也聖朝
爵必稱功官不越德如尹緯姚晃佐命初基齊難徐
洛元勲驍將並位纔二品爵止侯伯將軍何以先之
乎竇融殷勤固讓不欲居舊臣之右未解將軍忽有
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卽以張掖見封乃更遠封西

海邪構曰張掖規畫之內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西海者蓋欲廣大將軍之國耳蒙遜大悅乃受拜時張掖城每有光色蒙遜曰王氣將成百戰百勝之象也遂伐禿髮儁檀次於西郡大風從西北來氣有五色俄而晝昏至顯美徙數千戶而還儁檀追及蒙遜於窮泉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已安營弗可犯也蒙遜曰儁檀謂吾遠來疲弊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未成可以一鼓而滅進擊敗之乘勝至于姑臧儁檀懼請和許之而歸及儁檀南奔樂都魏安人焦朗據姑臧自立蒙遜率步騎攻朗尅而宥之遂遷於姑臧

以義熙八年僭卽河西王位立其子政德爲世子蒙遜聞劉裕滅姚泓怒甚門下校郎劉祥言事於蒙遜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遂殺之其峻暴如此顧謂左右曰古之行師不犯歲鎮所在姚氏舜後軒轅之苗裔也今鎮星在軒轅而裕滅之亦不能久守關中蒙遜西至白崖謂太史令張衍曰吾今年當有所定但太歲在申月又建申未可西行且當南巡要其歸會主而勿客以順天心計在臨機慎勿露也遂歸浩疊而蛇盤於帳前蒙遜笑曰前一爲騰蛇今盤在吾帳天意欲吾迴師先定酒泉燒攻具而還

晉書 卷之二十九 四
次于川巖聞李士業徵兵欲攻張掖蒙遜曰入吾計
矣但恐聞吾迴軍不敢前也兵事尚權乃露布西境
稱得浩疊將進軍黃谷士業聞而大悅進入都瀆澗
蒙遜潛軍逆之敗士業于壞城遂進尅酒泉百姓安
堵如故軍無私焉以子茂虔爲酒泉太守士業舊臣
皆隨才擢敘蒙遜以安帝隆安元年自稱州牧義熙
八年僭立後八年而宋氏受禪以元嘉十年死時年
六十六在僞位三十三年子茂虔立六年爲魏所擒
合三十九載而滅

赫連勃勃

赫連勃勃字屈子劉元海之族也父衛辰入居塞內
苻堅以爲西單于屯於代來城及堅國亂遂有朔方
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後魏師尅代來執辰殺之
勃勃乃奔於叱干部叱干佗斗伏送勃勃於魏佗斗
伏兄子阿利先戍大洛川聞將送勃勃馳諫曰鳥雀
投人尚宜濟免况勃勃國破家亾歸命于我縱不能
容猶宜任其所奔今執而送之深非仁者之舉佗斗
伏懼爲魏所責弗從阿利潛遣勁勇篡勃勃於路送
於姚興高平公沒奕于奕于以女妻之勃勃身長八
尺五寸腰帶十圍性辯慧美風儀興見而竒之寵遇

踰於勳舊興弟邕言於興曰勃勃天性不仁陛下寵
遇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
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勃勃爲安遠將
軍助沒奕于鎮高平姚邕固諫以爲不可興曰卿何
以知之邕曰勃勃奉上慢御衆殘貪暴無親輕爲去
就寵之踰分終爲邊害興乃止頃之以勃勃爲持節
安北將軍五原公鎮朔方時河西鮮卑杜崙獻馬八
千疋於姚興濟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衆三萬餘
人僞獵高平川襲殺沒奕于而并其衆衆至數萬義
熙二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

也國稱大夏其將楊丕姚石生等言於勃勃曰陛下
將欲經營宇內南取長安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
憑係高平險固山川沃饒可以都也勃勃曰卿徒知
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艸創衆旅未多姚興亦一時
之雄關中未可圖也且其諸鎮用命我若專固一城
彼必并力於我衆非其敵亡可立待吾以雲騎風馳
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其後救後則擊其前使彼疲於
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我有也
待姚興死後徐取長安姚泓凡弱小兒擒之方略已
在吾計中矣昔軒轅氏亦遷居無常二十餘年豈獨

晉書 卷之二十九
我乎於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門不晝啓與歎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黃兒姚邕小字也勃勃求婚於禿髮傉檀傉檀弗許勃勃怒伐之自楊非至于支陽三百餘里殺傷萬餘人驅掠二萬七千口牛馬羊數十萬而還傉檀率衆追之其將焦朗謂傉檀曰勃勃天姿雄鷲御軍齊肅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率思歸之士人自爲戰難與爭鋒不如從溫圍北渡趣萬斛堆阻水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傉檀將賀連怒曰勃勃以死亡之餘率烏合之衆犯順結禍幸有大功今牛羊塞路財寶若山窘弊之餘人

懷貪競我以大軍臨之必土崩魚潰今引軍避之示敵以弱我衆氣銳宜在速追傉檀曰吾追計決矣敢諫者斬勃勃聞而大喜乃於陽武下陝鑿陵埋車以塞路傉檀遣善射者射之中勃勃左臂勃勃乃勒衆逆擊大敗之追奔八十餘里殺傷萬計以爲京觀號髑髏臺嶺北夷夏降附者數萬計勃勃于是拜置守宰以撫之姚興鎮北叅軍王買德來奔勃勃拜軍師中郎將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爲名阿利性尤工巧

然殘忍刻薄乃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卽殺作者而并
築之勃勃以爲忠故委以營繕之任又造五兵之器
精銳尤甚旣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卽斬
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又造百鍊剛刀爲龍雀大
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
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
服九區世甚珍之復鑄銅爲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
獸之屬皆以黃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
千以是噐物莫不精麗於是議討乞伏熾磐王買德
諫曰明王之行師也軌物以德不以暴且熾磐我之

與國新遭大喪苟恃衆力因人喪難匹夫猶耻爲之
而况萬乘哉勃勃曰甚善徵卿朕安聞此言其年下
書曰朕之皇祖自北遷幽朔姓改妣氏音殊中國故
從母氏爲劉子而從母之姓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
朕將以義易之帝王者係天爲子是爲徵赫實與天
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其非正統皆以
鐵伐爲氏庶朕宗族子孫綱銳如鐵皆堪伐人立子
瓚爲太子及劉裕入關勃勃笑謂群臣曰劉裕伐秦
水陸兼進且裕有高世之略姚泓豈能自固吾驗以
天時人事必當剋之裕旣剋長安利在速返正可留

子弟及諸將守關中待裕發軫吾取之若拾芥耳不足復勞吾士馬於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尋進據安定姚泓嶺北鎮戍郡縣悉降勃勃於是盡有嶺北之地俄而劉裕滅泓入于長安遣使遺勃勃書請通和好約爲兄弟勃勃命其中書侍郎皇甫微爲文而陰誦之召裕使前口授舍人爲書封以答裕裕覽其文而奇之使者又言勃勃容儀瓌偉文武絕人裕歎曰吾所不如也旣而勃勃還統萬裕留于義真鎮長安而還勃勃聞知大悅謂王買德曰朕將進圖長安卿試言取之方略買德曰劉裕滅秦所謂以亂平亂未

有德政以濟蒼生關中形勝之地而以弱才小兒守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無意于中原陛下以順伐逆百姓望義旗之至以日爲歲青泥上洛南師之衝要宜置遊兵斷其去來之路然後杜潼關塞嶠峽絕其水陸之道陛下聲檄長安申布恩澤三輔父老皆壺漿以迎王師矣義真獨坐空城逃竄無所一旬之間必面縛麾下所謂兵不血刃不戰而自定也勃勃善之以子瓚都督前鋒諸軍事南伐長安前將軍赫連昌屯兵潼關以買德爲撫軍右長史南斷青泥勃勃率大軍繼發瓚至渭陽降者

晉書 卷之三十九 九
屬路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採路絕劉裕聞之大懼
乃召義真東鎮洛陽勃勃入于長安于是勃勃大饗
將士舉觴謂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周而果効可
謂筭無遺策雖宗廟社稷之靈亦卿謀猷之力也此
觴所集非卿而誰于是爲壇于灊上僭卽皇帝位徵
隱士京兆韋祖思旣至而恭懼過禮勃勃怒曰吾以
國士徵汝奈何以非類處吾汝昔不拜姚興何獨拜
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爲帝王吾死之後汝輩弄
筆當置吾何地遂殺之群臣勸都長安勃勃曰朕豈
不知長安累帝舊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荆吳僻遠

勢不能爲人之患東魏與我同壤境去北京裁數百
餘里若都長安北京恐有不守之憂朕在統萬彼終
不敢濟河諸卿適未見此耳其下咸曰非所及也乃
於長安置南臺以瑣領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尚書
事勃勃還統萬名其南門曰朝宋門東門曰招魏門
西門曰服涼門北門曰平朔門勃勃性凶暴好殺常
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便手自殺之群臣忤
視者毀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
而後斬之夷夏囂然人無生賴在位十三年而宋受
禪以宋元嘉二年死子昌嗣僞位尋爲魏所擒弟定

音史冊 卷之四十一
沉以兵送之虜又要之於路沉大敗之羅乃得復國
爾後每爲虜掠其種人賣於中國帝愍之又發詔以
官物贖還下司冀二州禁市夫餘之口

肅慎氏

肅慎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有樹名維常若中國有
聖帝代立則其木生皮可衣其俗婦貞而女淫貴壯
而賤老父母死男子不哭泣哭者謂之不壯相盜竊
無多少皆殺之故雖野處而不相犯有石砮皮骨之
甲檀弓三尺五寸楛矢長尺有咫周武王時獻其楛
矢石砮逮于周公輔成王復遣使入賀爾後千餘年

雖秦漢之盛莫之致也魏景元末來貢文帝詔歸于
相府賜其王錦罽絁帛至武帝元康初復來貢元帝
中興又詣江左貢其石砮至成帝時通貢於石季龍
向之荅曰每候牛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有大
國所在故來云

禪離等十國

肅慎西北有禪離國養雲國寇莫汗國餘一羣國其
風俗土壤並未詳泰始三年各遣小部獻其方物至
太熙初復有牟奴國帥逸芝惟離模盧國帥沙支臣
芝于離末利國帥加牟臣芝蒲都國帥因末繩余國

師馬路沙樓國帥彭加各遣正副使詣東夷校尉何龍歸化

西戎

吐谷渾

吐延視連

葉延視罷

辟奚樹洛干

吐谷渾慕容廆之庶長兄也其父涉歸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隸之及涉歸卒廆嗣位而二部馬鬪廆怒曰先公分建有別柰何不相遠離而令馬鬪吐谷渾曰馬為畜耳鬪其常性何怒於人當去汝萬里之外矣於是遂行廆悔之遣其長史史那樓馮及父時耆舊追還之吐谷渾曰先公稱十筮之言當有二子克

昌祚流後裔我卑庶也理無並大今因馬而別殆天所啓乎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東我即相隨還矣樓馮遣從者二千騎擁馬東出數百步輒悲鳴西走如是者十餘輩樓馮跪而言曰此非人事也遂止鮮卑謂兄為阿干廆追思之作阿干歌吐谷渾乃西附陰山屬永嘉之亂始度隴而西其後子孫據有西零巴西甘松之界極乎白蘭數千里然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廬帳為屋以肉酪為糧其官置長史司馬將軍頗識文字國無常稅調用不給輒斂富室商人取足而止殺人及盜馬者罪至死他犯則徵物以贖地

晉書 卷之四十一
三
宜大麥而多蔓菁頗有菽粟出蜀馬羗牛西北雜種
謂之爲阿柴虜或號爲野虜焉吐谷渾年七十二卒
有子六十人長曰吐延嗣吐延身長七尺八寸雄姿
魁傑羌虜憚之號曰項羽性倣儻不羣常稱大丈夫
生不在中國當高光之世與韓彭吳鄧並驅中原定
天下雌雄使名垂竹帛而潛竄窮山隔在殊俗生與
麋鹿同羣死作氊裘之鬼雖偷觀日月獨不愧於心
乎性酷忍而負其智不能恤下爲羌酋姜聰所刺劔
猶在其身謂其將紇拔泥曰吾死後吾相葉延速保
白蘭言終而卒在位十三年子葉延嗣時葉延年十

歲每旦縛草爲姜聰之象哭而射之中之則號泣不
中則瞑目大呼其母謂曰姜聰諸將已屠鱸之矣汝
何爲如此葉延泣曰誠知射草人不益於先讐以申
罔極之志耳性至孝母病五日不食葉延亦不食長
而沉毅好問天地造化帝五年曆司馬溥洛鄰曰臣
等不學實未審三皇何父之子五帝誰母所生延曰
自羲皇以來符命玄象昭言著見而卿等面牆何其
鄙哉語曰夏蟲不知冬水良不虛也又曰禮云公孫
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吾始祖自昌黎光宅於此今
以吐谷渾爲氏尊祖之義也在位二十三年卒子辟

奚嗣辟奚性仁厚慈惠初聞符堅之盛遣使獻馬堅
拜爲安遠將軍時辟奚三弟皆專恣長史鍾惡地恐
爲國害謂司馬乞宿雲曰昔鄭莊公秦昭王以一弟
之寵宗祀幾傾況今三孽並驕必爲社稷之患吾與
公忝當元輔若獲保首領以没于地先君有問其將
何辭吾今誅之矣宿雲請白辟奚惡地曰吾王無斷
不可以告遂執三弟以誅之辟奚自投于牀因恍惚
成疾謂世子視連曰吾禍滅同生何以見之於地下
國事大小汝宜攝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遂以憂
卒在位二十五年視連嗣視連既立通聘於乞伏乾

歸拜爲白蘭王視連幼廉慎有志性以父憂卒不知
政事不飲酒遊田在位十五年而終有二子長曰視
羆少曰烏紇堤視羆性英果有雄畧乞伏乾歸遣使
拜爲使持節都督罷涸已西諸軍事沙洲牧白蘭王
視羆不受謂使者曰自晉道不綱姦雄競逐劉石虐
亂秦燕跋扈河南王處形勝之地宜當糾合義兵以
懲不順柰何私相假署擬僭羣兇寡人承五祖之休
烈控弦之士二萬方欲掃氛秦隴清彼沙涼然後飲
馬涇渭勳問鼎之豎以一九泥封東關閉燕趙之路
迎天子於西京終不能如季孟子陽妄自尊大乾歸

晉書 卷之四
大怒然憚其疆初猶結好後竟遣衆擊之視羆大敗
退保白蘭在位十一年卒子樹洛干年少傳位於烏
紇提烏紇提一名大孩性悞弱耽酒淫色不恤國事
乞伏乾歸之入長安也烏紇提屢抄其境乾歸怒率
騎討之烏紇提大敗亡失萬餘口保于南涼在位八
年卒樹洛干立樹洛干九歲而孤其母念氏聰惠有
恣色烏紇提妻之有寵遂專國事洛干十歲便自稱
世子年十六嗣立率所部數千家奔歸莫何川自稱
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吐谷渾王化行所部衆
庶樂業號爲戊寅可汗沙強雜種莫不歸附乞伏乾

歸甚忌之率騎二萬攻之於赤水樹洛干大敗遂降
乾歸乾歸拜爲平狄將軍赤水都護其後屢爲乞伏
熾磐所破又保白蘭慚憤發病而卒在位九年熾磐
聞其死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蹄也子拾虔嗣
其後世嗣不絕

焉耆國

焉耆國四面有大山道險隘百人守之千人不過其
俗丈夫翦髮婦人衣襦著大袴好貨利任姦詭武帝
太康中其王龍安遣子入侍安夫人猶胡之女姪身
十二月剖脇生子曰會立之爲世子會少而勇傑安

病篤謂會曰我嘗為龜茲王白山所辱不忘於心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會立襲滅白山遂據其國遣子熙歸本國為王會有膽氣籌畧遂霸西胡葱嶺以東莫不率服然恃勇輕率嘗山宿於外為龜茲國人羅雲所殺其後張駿遣沙州刺史楊宣率眾疆理西域宣以部將張植為前鋒所向風靡軍次其國熙距戰於賁崙城為植所敗植進屯鐵門未至十餘里熙又率眾要之於遮留谷或謂植曰漢祖畏於柏人岑彭死於彭亡今谷名遮留殆將有伏植單騎嘗之果有伏發植馳擊以之進據尉犁熙率其羣下四萬人肉

祖降于宣呂光討西域復降于光及光僭位熙又遣子入侍

龜茲國

龜茲國城三重中有佛塔廟千所男女皆翦髮垂項王宮壯麗煥若神居武帝大康中其王遣子入侍惠懷未以中國亂遣使貢方物於張重華苻堅時遣其將呂光率眾七萬伐之其王白純距境不降光進軍討平之

大宛國

大宛國俗娶婦先以金同心指鑲為娉又以三婢試

之不男者絕婚姦淫有子皆卑其母與人馬乘不調
 墜死者馬主出斂具太康六年武帝遣使楊顯拜其
 王藍庚為大宛王藍庚卒其子摩之立遣使貢汗血
 馬

大秦國

大秦國一名犁鞬在西海之西有城邑其屋宇皆以
 珊瑚為椽栴琉璃為牆壁水精為柱礎其王有五宮
 宮相去各十里每旦於一宮聽事終而復始若國有
 災異輒更立賢人放其舊王被放者亦不敢怨有官
 曹簿領而文字習胡亦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及郵

驛制置一如中州其土多出金銀寶物明珠大貝有
 夜光璧駭雞犀及火浣布又能刺金縷繡及織錦縷
 罽以金銀為錢銀錢十當金錢之一安息天竺人與
 之交市於海中其利百倍鄰國使到者輒廩以金錢
 途經大海海水鹹苦不可食商客往來皆齎三歲糧
 是以至者稀少漢時都護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國入
 海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懷若漢使
 不戀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武帝太康中其王
 遣使貢獻

南蠻

林邑國

林邑國本象林縣則馬援鑄柱之處也後漢末縣功曹姓區有子曰連殺令自立爲王子孫相承其後王無嗣外孫范熊代立熊死子逸立其俗皆開北戶以向日四時暄暖無霜雪人皆裸露徒跣以黑色爲美貴女賤男其王服天冠被纓絡每聽政子弟侍臣皆不得近之自孫權以來不朝中國至武帝太康中始來貢獻咸康二年范逸死奴文篡位文日南西卷縣夷帥范椎奴也嘗牧牛澗中獲二鯉魚化成鐵用以爲刀刀成乃對大石嶂而說之曰鯉魚變化冶成雙

刀石嶂破者是有神靈進斫之石卽瓦解文乃懷之隨商賈往來見上國制度至林邑遂教逸作宮室城邑及器械逸甚愛信之使爲將文乃譖逸諸子或徙或奔及逸死無嗣文遂自立爲王乃攻大岐界小岐界式僕徐狼屈都乾魯扶單等諸國并之遣使通表入貢於帝其書皆胡字至永和三年文率其衆攻陷日南害太守夏侯覽遂據日南告交州刺史朱蕃求以北鄙橫山爲界初徼外諸國嘗齎寶物自海路來貿貨賄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貪利侵侮十折二三至刺史姜壯時使韓戢領日南太守戢估較太半

晉史冊 卷之四十一 九
又伐船調枹聲云征伐由是諸國恚憤且林邑少田
貪日南之地戢死繼以謝擢侵刻如初及覽至郡又
耽荒于酒政教愈亂故被破滅既而文還林邑是歲
朱蕃使督護劉雄戍于日南文復攻陷之四年文又
襲九真害士庶十八九明年征西督護滕駿率交廣
之兵伐文於盧容爲文所敗其年文死于佛嗣升平
末廣州刺史滕含率衆伐之佛懼請降含與盟而還
至孝武帝寧康中遣使貢獻義熙中每歲來寇日南
九真九德等諸郡殺傷甚衆交州遂致虛弱而林邑
亦用疲弊佛死子胡達立上疏貢金盤椀及金鉦等

物

扶南國

扶南西去林邑三千餘里在海大灣中其境廣袤三
千里有城邑宮室人皆醜黑拳髮裸身跣行性質直
不爲寇盜以耕種爲務一歲種三歲穫又好雕文刻
鏤亦有書記府庫文字有類於胡其王本是女子字
葉柳時有外國人混潰者先事神夢神賜之弓又教
載舶入海混潰且詣神祠得弓遂隨賈人汎海至扶
南外邑葉柳率衆禦之混潰舉弓葉柳懼遂降之於
是混潰納以爲妻而據其國後胤衰微子孫不紹其

將范尋復世王扶南矣武帝泰始初遣使貢獻穆帝
升平初有竺旃檀稱王來貢馴象帝以殊方異獸恐
爲人患詔還之

北狄

匈奴

匈奴之類總謂之北狄前漢宣帝時匈奴大亂五單
于爭立而呼韓邪單于失其國攜率部落入臣於漢
漢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餘落
人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其後戶口漸滋彌漫北
朔至漢末天下騷動羣臣競言胡人猥多懼必爲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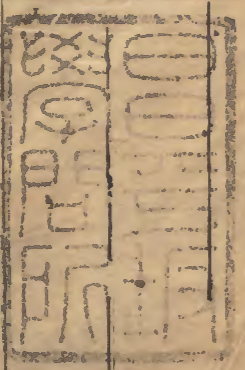
宜先爲其防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衆爲五部部立
其中貴者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改
帥爲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太原故泫
氏縣右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祁縣南郡都尉可三
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
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太陵縣武帝踐阼後塞外
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
居河西故宜陽城下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
樂平諸郡靡不有焉泰始七年單于猛叛屯孔邪城
武帝遣婁侯何楨持節討之楨素有志畧以猛衆凶

悍非少兵所制乃潛誘猛左部督李恪殺猛於是匈奴震服積年不敢復反其後稍因忿恨殺害長史漸為邊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歷古為患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已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克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不納至太康五

年復有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歸化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種類大小凡十餘萬口詣雍州刺史扶風王駿降附明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率種落大小萬一千五百口來降并貢方物帝並撫納之北狄以部落為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烏譚種赤勒種捍蛭種黑狼種赤沙種鬱鞞種萎莎種忝董種勃蔑種羌渠種賀賴種鍾歧種大樓種雍屈種真樹種力羯種凡十九種而屠各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其國號有左賢王右賢王左奕蠡王右奕

蠡王左於陸王右於陸王左漸尚王右漸尚王左朔
方王右朔方王左獨鹿王右獨鹿王左顯祿王右顯
祿王左安樂王右安樂王凡十六等皆用單于親子
弟也其左賢王最貴唯太子得居之其四姓有呼延
氏卜氏蘭氏喬氏而呼延氏最貴則有左日逐右日
逐世爲輔相卜氏則有左沮渠右沮渠蘭氏則有左
當戶右當戶喬氏則有左都侯右都侯又有車陽沮
渠餘地諸雜號猶中國百官也其國人有綦母氏勒
氏皆勇健好反叛武帝時有騎督綦母覓邪伐吳有
功遷赤沙都尉惠帝元康中匈奴郝散攻上黨殺長

史入守上郡明年散弟度元又率馮翊北地羌胡攻
破二郡自此已後北狄漸盛中原亂矣



晉史刪卷之四十 終

晉史刪

卷之四十

北狄 十三

文化可也



